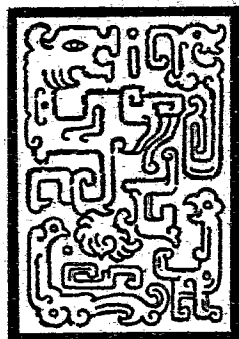


一之刊叢劇史歷

陳圓圓

著 旂 蔣



行發店書民國海上

一之刊叢劇史歷

圓 圓 陳

著 旂 蔣



行發店書民國海上

1940



3 0614 2663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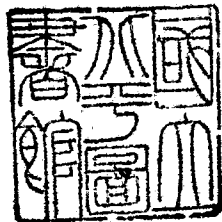
獻給我忠貞的母親！

代 序

——摘自神州日報，一一，思華先生評。

蔣旂編的陳圓圖劇本，它與我讀陸次雲的圓圖傳的印象已經有很顯明的不同。這不同點也就是一種進步點。因為他已經不是把它當作陳圓圖和吳三桂的一段羅曼斯來看，而是根據了歷史，根據了可能性的法則，通過陳圓圖的人物，來接觸了當時的政治經濟的發展。所以，「陳圓圖」的中心已不是這一人物，而是這一時代背景；以新的觀點來批判代表二種政治傾向的人物——吳三桂和李闖。蔣旂根據當時的政治經濟而推翻了傳統的錯誤……較之於吳三桂借外力來撻伐李闖，引狼入室，自覓末路，是李闖優

新2215



於吳三桂之處，蔣旌是緊握住這一點加以發揮的。尤著重於吳三桂這一人物的刻劃，而企圖以這一人物的行動的失敗給我們作一教訓。

二

——摘自申報，一六，之華先生評。

蔣旌的陳圓圓，是脫離「傾國傾城」的舊的範疇，他並不以陳圓圓爲中心，而是邁過了陳圓圓這一人物的時代背景來批判吳三桂與李闖的兩種不同的政治傾向。因之，舞台上的陳圓圓，與其說在收回陳圓圓的清白，毋甯說是使我們看清楚吳三桂的面目。

三

——摘自新聞報，一八，伊妮先生評。

陳圓圓該是繼葛嫩娘後演出的新劇。陳圓圓的性格，雖不能和葛嫩娘相提並論，但

牠與吳三桂的一支悲劇中，所反映着的引狼入室故事，確是和「明末遺恨」一般值得警惕孤島人士的。

全劇分五幕，在此時此地，劇的含蓄和演出以及台詞，都覺得意味深長，而不讓「明末遺恨」一劇專美於前的。……全劇演出，值得向愛好舞台劇的觀衆作一推薦。

四

——摘自中美日報，二二，幼明先生評。

陳匪園是以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來寫的，所以它的人物的認識，都有新的批判。

吳三桂的借清兵而打李闖，這種媚外行動是要不得的。這裏劇作者把吳三桂寫成一個準奴隸的人物是對的。而且把他的轉變過程予以正確的描寫，更不使人有突然之感。吳三桂先動搖，經引誘後乃乞憐低頭於他人；寫動搖者的心理，可謂深刻之至。

全劇激發人性之處頗多，尤能將歷史的現實和目前的現實配合起來，加強了當前

演出的意義。

五

——摘自大美報，一一，哈諾先生評。

陳圓圓裏不但寫出了陳圓圓一生的事蹟，更加重地寫出吳三桂的沒落——一個人主義的卑鄙無恥的出賣民族的奸賊的沒落，作者加強了必然沒落的原因，指出像吳三桂的這種做法，必然不會成功……在此時此地，我們把歷史作爲課本，真是一件必要的事情，而戲劇的陳圓圓，却是一本活的歷史課本，他活生生的搬演出一段可歌可泣的史蹟，供人們在娛樂中教育了自己，因此筆者敢以最忠誠的態度來推薦這偉大的史劇「陳圓圓」於讀者之前。

六

——摘自大美晚報，二〇陳裘先生評。

看完了全劇之後，第一感到作者對於吳三桂、陳圓圓、李闖的個性與人格的描繪，故事的展開，是極依據真實與可能性的，這是極好的寫作態度。

陳圓圓劇中的深明大義的吳襄的自盡，李闖最後之要求與吳三桂攜手，共禦外侮，與陳圓圓始終沒在吳三桂心目中佔過主要地位，却吻合了依據真實性和必然性的法則而可以發生的事件的原則。

全劇很明白的指出吳三桂主義是投降政策，自殺政策，在精神糧食被統制的環境中，我們能獲得這樣的「糧食」，該是看重的。

七

——摘自大美晚報，一四，貝尼先生評。

在舞台劇陳圓圓裏，我們從正面可以看出一代佳人的身世演變，悲歡離合，然而從

另一面也可以看出當時那班卑鄙無恥之流的面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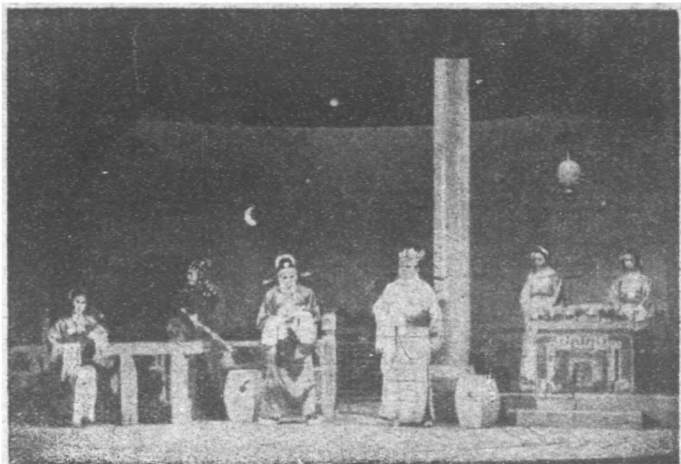
我相信這次陳圓圓的演出不單單是一齣優良的戲劇，同時也是一本活的歷史課本。因為他還可以告訴我們一段正確的史實哩！

在陳圓圓公演的今日，敬以觀衆的立場，向廣大的朋友們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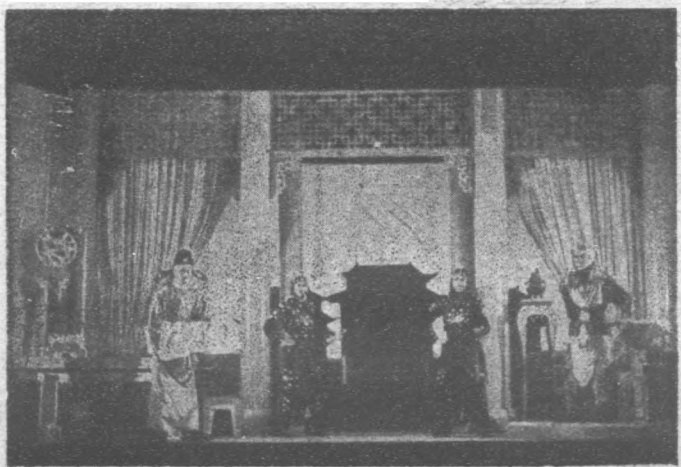
八

——摘自華報，一，一四，水沫先生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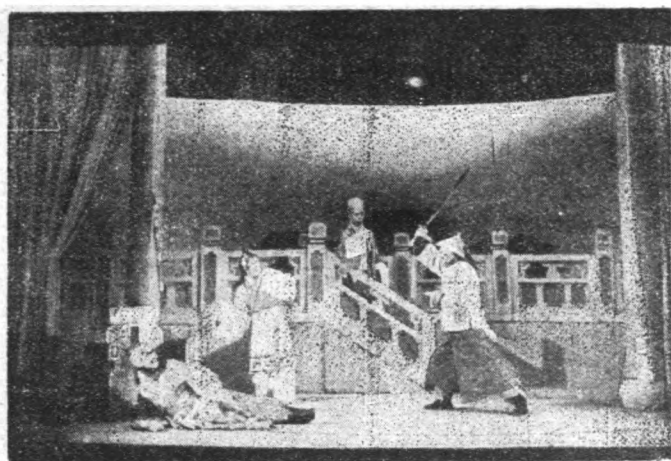
陳圓圓是明末的史劇，它的劇旨與「明末遺恨」相同，陳圓圓的忠義殉國，吳三桂的出賣民族，都是很現實的。這反映到目前，對於我們的教訓是很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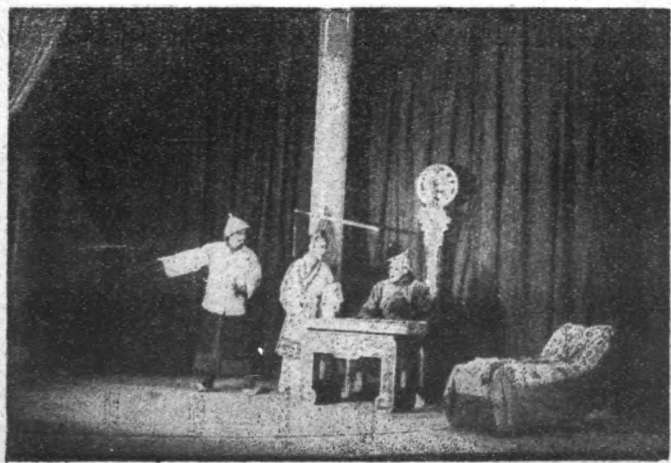
幕一第面台舞



幕二第



幕三第



幕四第



幕五第



陳圓圓與吳三桂



(飾霞夏)代時年老與代時年青圖圖陳



(飾俊嚴)代時年老與代時年青桂三吳

Andante(從容板)
E♭調 4/4

咫尺天涯

張昊作曲

陳圓圓插曲之一(陳圓圓唱)

(引子) 6 5 3 5 2 3 1 6 5 | 6 5 3 5 6 6 • | 5 6 1 6 5 5 3 • |

自悔當初辜情願，

3 2 1 2 3 — | 3 2 3 6 5 3 3 2 • | 2 1 6 1 1 2 0 3 — |

徑年別，兩成幽怨！夢雖入遼西，奈

5 5 6 1 2 1 6 5 | 3 2 3 5 3 2 | 1 3 2 1 1 6 5 5 | 5 — 0 0 |

關山隔越，難逢面，難逢面！——

Da tempo
4 2 4 5 6 — | 6 5 4 6 5 — | 6 5 6 1 6 5 4 | 2 1 6 2 — |

我獨自慵抬眼，懷望暮雲似天遠。

1 6 1 2 4 5 | 2 1 6 1—5— | 5 4 2 4 5— | 5 — 0 0 |

感 離 愁, 倍加勝 斷, 倍加勝 斷! ———

mf a tempo
3 2 3 5 6 6 | 5 6 1 6 5 2 3 . | 3 2 3 5 5 0 | 1 6 1 2 — |

今 咫尺 天涯—— 莫言 心曲, 空問 首!

6 5 6 1 2 — | 3 2 3 5 6 1 6 5 = 3 — | 2 1 2 3 5 — |

懷 今 日, 徒 相 見! 恨 今 日,

6 5 6 1 2 3 2 1 6 5 | = 1 6 — . 0 ||

徒 相 ——— 見!

Allegro (快板)

一 燒 癡 心
陳圓圓插曲之二(圓圓唱)

張昊作曲

(引子) $\dot{1}$ $\underline{\underline{65}}$ | $\dot{1}$ $\underline{\underline{65}}$ | $\underline{\underline{3236}}$ | 5 | 0 | 5 $\underline{\underline{32}}$ | 5 $\underline{\underline{32}}$ |

$\underline{\underline{1326}}$ | 1 | 0 | $\overset{mf}{\dot{1}}$ $\underline{\underline{65}}$ | $\dot{1}$ $\underline{\underline{65}}$ | $\underline{\underline{3236}}$ | $\underline{\underline{65}}$ | 0 |

一 縷 癡 心 偏 不 解，

5 $\underline{\underline{32}}$ | 5 $\underline{\underline{32}}$ | $\underline{\underline{6113}}$ | $\underline{\underline{32}}$ | 0 | 5 $\underline{\underline{6}}$ | $\dot{1}$ $\dot{1}$ $\dot{3}$ |

訴 來 又 恐 旁 人 怪； 辜 負——冤 家——

$\underline{\underline{2161}}$ | $\underline{\underline{1850}}$ | $\overset{p}{523}$ $\overset{p}{532}$ | $\underline{\underline{1326}}$ | 5 | 0 | 0 | 0 |

情 似 海，—— 徒 相 會——冷 眼 誰 睬 睬？

(過門) $\dot{1}$ $\underline{\underline{65}}$ | $\dot{1}$ $\underline{\underline{65}}$ | $\underline{\underline{3236}}$ | 5 | 0 | 5 $\underline{\underline{32}}$ | 5 $\underline{\underline{32}}$ |

6 1 1 3 | 2 0 | 5 5 6 | i . i 3 | i . i 6 i | i . 3 5 0

mf a tempo

528 532 | 1 3 2 6 | 1 3 2 6 | 5 0 | i . 6 5 | i . 6 5

鏡 日 鏡 眉

532 3 6 | 6 5 0 | 5 5 3 2 | 5 . 3 2 | 6 1 1 3 | 3 2 0

飛 聲 黛， 愁 詞 譜 出 無 聊 頰；

5 5 6 | i i 3 | i 2 i 6 i | i . 3 5 0 | 528 532 | 1 3 2 6

但 願—— 慈 雲—— 常 自 在，—— 替 儂 輩 還 了 鴛 鴦

1 . 6 5 0 | 528 5 6 | 1 3 2 i 6 i | i 6 5 — ||

儂！—— 替 儂 輩 還 了 鴛 鴦 儂！

雙板 江山如畫 D調 4/4

陳圓圓插曲之三(楊城唱)

(引子) $\underline{165365-} | \underline{132162i-} | \underline{165365-} | \underline{1321615-}$
望 隔 安, 宮 闕 斷 雲 遮;

$\underline{16561.23} | \underline{5513-2-} | \underline{223565}$
痛 回 頭, 江山如 畫。 烽 烟 騰 北

6 ——— • 0 | $\underline{35 \cdot 6562}$ | $\underline{i-212}$
漠, 蹂 躪 遍 中 華! 誰 可 憐

3 ——— $\underline{323}$ | $\underline{5- \cdot 665}$ | $\underline{13565-}$
嗚? 誰 可 憐 嗚? 在 這 裏 遭 磨 滅 呀!

陳圓圓分幕說明

第一幕 一六四三年，北京，國丈田畹的後園。

田 畹 國丈

魏藻德 大學士

吳三桂

陳圓圓

門 房 一人

侍 女 三人

田畹正在爲剛從山海關外奉詔進京的吳三桂設筵洗塵。

內亂外患，交相煎迫，大明朝的江山是已在風雨飄搖之中，李闖已經兵臨居庸關，滿

洲撻子也正在遼河東岸厲兵秣馬，窺伺中原，明朝的一批昏庸腐敗的官僚，都在急急爲自己的出路謀算，貴爲皇親國戚的田國丈，就盡力去拉攏有實力的大將，好作爲將來的倚靠與庇護。

對於一個少年氣盛的將軍，女色，是最好不過的聯絡情感的工具，於是，陳圓圓，以前在玉蜂班子裏頗爲吳三桂所傾心的名妓，很自然地被作爲一種珍貴的禮物，由田國丈餽贈給了吳三桂。

第二幕 數月後，山海關外，吳三桂的官邸。

吳三桂

馮鵬

徐文秀

楊健

吳部將

張誠 吳府老人家

祖大壽 三桂舅父

侍衛 三人

李闖破京崇禎帝自

諍諍的諫勸他願

爭取皇位的野

信也不

公

劉宗

唐通

吳襄 三桂

吳三桂

陳圓圓

李 兵 二人

吳 兵 四五人

吳三桂帶引了撻子兵進關，這時已經直薄京城李

向吳三桂乞和，讓深明大義的吳父裹去親自勸誠吳三桂並釋放吳所最寵愛的陳圓圓。但是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吳三桂已經攻破了京城，衝進皇宮，李闖中了箭，但是還帶着傷，率領人馬，挾了陳圓圓從亂軍中沖了出去。

第四幕 半年後，山西絳州，吳三桂的營幕。

陳圓圓

吳三桂

祖大壽

夏國相

吳部將

劉宗敏

谷大成

侍衛

三人

受了舅父祖大壽的德惠，吳三桂帶兵一直把李闖追逐到了山西。李闖是一蹶不振了，他企圖最後一策，請陳圓圓親自送信給吳三桂，想用真情來感動他，好和衷共濟地聯合起來把業已深入的撻子驅逐出關去。

受了吳襄的影響，更由於幾閱月來戰地生活的經驗，陳圓圓她目擊滿洲撻子對於中國人民的虐待，姦殺，她是變了，她用了一切的力量來懇勸吳三桂立刻覺醒過來，吳三桂却始終執迷不悟，他是堅信着不久就可以登基稱帝了。可是，滿洲撻子已經不勞而獲地得了天下，在北京迎接新主登基了，狡兔死，走狗烹，這才使吳三桂恍然大悟，但是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第五幕 二十年後，昆明，吳三桂的行宮。

蓮兒
素芳
吳嬪妃

瑤卿

雪燕

吳嬪妃

陳圓圓

楊娥

張經

李成

吳三桂

宮保

騎將

侍衛五六人

經過十幾年的準備，吳三桂雖然已經年邁力衰，但是終於實現了他終身的野心，南面稱皇起來了。

戰事正在湘黔緊張地進行着，可是吳三桂却在宮裏耽酒婦人，肆意淫樂。再加上連年橫行無忌，多行不義，民間怨聲載道，就是他的親信舊部也早就懷着貳心了。

陳圓圓，雖然是失寵已久，但是她愛護吳三桂的心是始終不渝，她目擊着這一切，他傷心極了，失望極了，多進一次的忠告但祇是多受一次奚落。

滿洲撻子除了用武力壓迫之外，並設法分化吳三桂內部的團結，於是吳三桂最親信的舊部，多已投降了過去，最後，連吳三桂最所倚賴的駙馬都叛變了，撻子兵已經長驅直入，衆叛親離，吳三桂再也掙扎不住，終於走上了一個奸雄命定的末路——自殺。

陳圓圓，這時萬念俱灰，看破紅塵，也就悄悄地遁入了道山。

第一幕

田園文藩府，後園。

樹景裏，隱隱顯露着層樓傑閣，水榭風軒。

台右，是碧雲軒的一角，俯臨池塘，夾道楊柳無數，臨風招展，時值仲春，園內是絳紫嫣紅，交相輝映。台中，塘前的草地一片，綠茵如氈，是女樂歌舞之場。

幕啓時，碧雲軒內有兩侍女正在布置着酒席，草地上，田畹正與魏藻德在喁喁私語，談到投機時，兩人哈哈大笑起來。

藻德 國丈真是有先見之明，令人佩服不置，我當時還猜不透，國丈跟吳家素來很少來往，爲什麼吳三桂這一次剛從山海關晉京，國丈就這樣大排酒席跟他洗塵起來了？

田畹 那你現在總該明白了吧？

藻德 現在完全明白了，國丈真可以說是伯樂善相馬，慧眼識英雄了！

田曉 那也不見得，你不是外人，我也不妨告訴你，要不是我女兒西后在事先打發人來通報我，我也不會知道皇上是那麽看重吳三桂的。

藻德 說起皇上，我覺得皇上真是奇怪，爲什麼就偏偏看重這麼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朝裏比吳三桂武藝好的宿將還多得呢！

田曉 可是我聽說，自從毛文龍欺君罔上，袁崇煥又與逆闖往來以後，皇上就覺得邊疆的老將總是有點靠不住，所以皇上就一心提拔那些少年英雄來了。吳三桂是毛文龍的舊部，手下健卒五萬，都是久歷沙場，建立過很多戰功的，這一次吳三桂奉詔進京，一方面是皇上關心國事，要吳三桂面奏邊疆的軍情，另一方面呢，還要加封他一個平西伯爵呢。

藻德 真是人老珠黃不值錢了，十年以前，我做了大學士，如今還是個大學士，將來更是愈老愈不值錢了，恐怕要連這個閣老都要保不住了！

田曉 藻德，你是文武百官中最最聰明的人，你就該多做一點聰明的事情出來，才可以在

皇上的面前得寵呵！

藻德 國丈的意思是——？

田曉 我的意思就是要勸你學學我的樣才對！你過去老是去聯絡那些空心的大官，那是一輩子都不會有出息的！你不看見，朝內大小官員，現在有那一個不在千方百計的去拍有實力的人的馬屁？就拿我來說吧，以我國丈之尊，大明朝的皇親國戚，那一個不來恭維我？可是現在爲時勢所趨，也就不得不低聲下氣地來恭維吳三桂這樣乳臭未乾的小子了。藻德，一個人做事就得隨機應變，在國家太平盛世的時候，自然就祇要得到皇上的恩寵就行了，可是像現在兵荒馬亂的，眼看着李闖的大軍快要逼進京來了，萬一有這麼一天江山變色，嘿，恐怕到那時候就連皇上自己的寶座也都保不住呢！所以，藻德，在目前，要保住你的地位，要保住你的家產，祇有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不得不低聲下氣地去拍拍那些真有實力的武官，就像那乳臭未乾的吳三桂之流。

藻德 國丈的話真是金玉之言，從今天起，我魏藻德一定蕭規曹隨，惟國丈之命是聽。

田曉 這就對了！藻德說老實話，要不是在這個時世，我田國丈這麼一把年紀，又是皇親國戚，還要來奉順這麼個黃毛小子嗎？

（魏藻德笑，田曉亦笑，笑聲中吳三桂衣服入，魏田急欲住笑容。）

田曉 將軍衣服換好了嗎？噴！真是浩氣長存，集於一身。

藻德 吳將軍真是一表人材，古來難得，剛才穿了戎裝，明明是一位威風凜凜的少年英雄，現在一換了便服，馬上就變成了個翩翩美少年了！

三桂 蒙二位長者賞臉，愧不敢當，累二位等久了，還請恕罪！

田曉 將軍不用客氣，我早已說過，在我這裏就當作在將軍府上一樣，我平素是最不主張客氣的，你問魏閣老就知道了。

藻德 是的，是的，國丈平素對大小百官，從來不分卑賤，在皇親國戚當中，真是最不講究客氣的。

田曉 來來來，我們入席吧。請，請請！

（田曉邀吳三桂上軒中坐。）

（三人入軒坐。）

三桂 今天真是太叨擾國丈了。

田曉 我一向是最喜歡隨隨便便的，什麼禮式啦，什麼形節啦，這拘拘束束的一套，全過不慣！剛在大廳裏，將軍又穿了那麼重的戎服，我不知不覺的就感到不自然起來了，所以很冒昧地請將軍更一更衣，到後園來小酌小酌，還希望將軍能夠原諒我這樣的不恭敬。

三桂 國丈真是太客氣了，三桂一介武夫，承蒙國丈這樣的寵待，已經是非常不安了，要是國丈再這樣的客氣，那真要使在下置身無地了！

藻德 將軍何必這樣的謙遜呢？將軍鎮守邊疆，汗馬功勞，國丈是欽仰已久，這次難得將軍奉詔進京，國丈跟將軍洗塵，為公為私，都是應該的啊！

田曉 閣老說得對，閣老說得對！來，來，乾杯，乾杯！（舉杯邀飲）

三桂 我實在是不能再喝了，剛才在大廳裏已經喝得太多了，此刻頭已經有點吃醉了。那裏，那裏，將軍是海量，我很早就知道了，喝這一點兒，那兒就會醉？就是醉了，就讓我來親自扶將軍上轎，古人說：人生百年，難得逢到一個知己，我跟將軍雖然是初交，可是我們聞名已久，好像彼此有點緣份似的，現在一談又談得很投機，我今天真是痛快極了。

三桂 （舉杯）謝謝二位尊長！

田曉 嗨，這樣才對呢！

（三人喝。）

（吳三桂爲田魏對酒。）

三桂 （舉杯）讓在下敬國丈一杯，祝國丈福壽無疆！

田曉 謝謝，謝謝！老夫的福壽還得多多依靠着將軍呢！哈哈！

三桂 國丈言重了，誰不知道國丈是大明朝的皇親國戚，是西宮娘娘的尊翁，我吳三桂將來還得請國丈多多提拔提拔才是。

藻德 將軍豈有所不知，現在是時勢變了，什麼國丈，什麼大學士，什麼……全祇一些掛名的空官銜罷了，如今中原多事，別說咱們這些人了，就連皇上聖駕，大明朝二百年

的江山，還全靠着像將軍這樣的大力來支持呢！

三桂 國丈跟藻翁是過份的推重了！三桂一介武夫，祇知道衝鋒陷陣，至於國內的政事，是全靠着像國丈跟藻翁這樣賢明的尊長來攝政呢！

田曉 將軍，你是久駐在關外，對於朝廷裏的事也難怪你不十分清楚。你我不是外人，所以也就不瞞你說了：當今皇上雖然不失是一個賢明的天子，可是他的耳朵最軟，一忽兒聽東，一忽兒聽西，聽說某某人好，就真的心服情願地相信他們，可是後來又聽說某某人不好，就棄舊戀新地疏遠他們，自己也就拿不定一個主意，這可就難了做臣子的人啦！不做吧，不好，做了吧，又吃力不討好，所以弄得朝廷裏大小百官，好

一點的像我這樣的人，閉門家裏坐，乾脆不管國家大事，壞一點的，不曉得將軍說，不是跟李闖有來往，就是跟建州通聲氣，早就懷着貳心了！

藻德 國丈的話，真是心腹之言，眼看着國事這樣的爛，李闖、張獻忠等亂黨又快逼進京城來了，天天憂國憂家，近來已經消瘦了不少，我正担心國丈的身體，已經這樣的高壽了，要再這樣一天一天消瘦下去，一定會傷身耗神的。剛好聽得將軍要進京來，我就像得了一個喜訊似的，就來報告國丈，我說從今以後，國事家事，多少可以付託一些給少年有爲的吳三桂將軍了！我很早就知道將軍是個忠君愛國、慷慨激昂的英雄。

三桂 太蒙藻翁誇獎了！不過自幼受家父教育，知道一點忠君愛國的道理，何況我吳家世受明恩，我吳三桂到今天這樣的高官厚爵，也都是拜皇恩之賜，我吳三桂一定要盡忠報國的，國丈是當今皇上的貴戚，爲國丈盡力，也就是爲國家盡力！

田曉 蒙將軍這樣看重，那真是我田曉三生有幸了！還望將軍在兵書旁午，戎馬忙惚中，

時加指教。

三桂 那實在太不敢當了，在年青識淺，還請國丈多多指教才是。

藻德 好了，好了，我們誰都不用跟誰客氣了！一位是當代名將，一位是聖朝皇親，將來彼此要借重的地方多得很，來，菜快冷了，喝酒！喝酒！

(三人飲)

三桂 剛才國丈在大廳裏說到了後園裏來有事吩咐，不知道國丈是——？

田曉 沒有什麼旁的事，久仰將軍風流儒雅，我這裏粗具了些家樂，要想一污尊目，因為我嫌大廳裏太拘束了，所以特為請將軍換了便服到後園來玩耍玩耍。對了，將軍不提，我祇管說話倒給忘了。(對侍僕) 怎麼她們還不出來，趕快去催一催！

(侍僕應聲下)

三桂 聽說國丈府上——(自己覺得不妥縮住了)

田曉 將軍是說舍間——有何見教？

三桂 不，沒有什麼，我太放肆了！

藻德 將軍，儘管說來，田國丈是最不拘泥小節的人。

田曉 將軍，在我這兒是可以無話不談的，用不到什麼顧忌，有什麼見教，儘管說來好了。

三桂 不過總是太放肆了，還請國丈恕罪！

田曉 那當然，那當然！

三桂 我是聽說國丈府上，有金粉三千，個個都是傾國傾城的絕代美人，若使是真有這

事，那國丈真是，真是豔福不淺啦！

田曉（釋然地）呵，原來是宮女的事情，我還當什麼別的呢！我這兒的女孩子三千是

說不上，祇是三千添一點兒頭，至於說個個都是傾國傾城的美人，那是更不盡然。

藻德 這倒是國丈的客氣話，將軍還不知道國丈就有這麼一個脾氣，若是聽到某處有

一個漂亮的女人，他老人家不管化多少錢，總要千方百計的把她養到家裏來，這也

可以說是一種嗜好，跟別的人喜歡養貓呵養狗呵一樣。哈哈……並且像國丈整

天整夜的在憂國憂家，在別人是借酒澆愁，而在國丈是借女人來解解悶，原也是人之常情罷了。

田曉 當初確是爲了要解解憂悶的，不過如今我已經是風燭殘年，快要老朽的人了，那些小姑娘都還是荳蔻年華，自己想想也的確是太辜負了她們的青春歲月。（數宮女上）呵，她們來了！

（數宮女向田與魏作揖後，開始載歌載舞起來。）

（俄頃，舞畢，數女作揖後入。）

田曉 來，來，酒都快涼了，乾杯，乾杯！

（三人飲，僕役上茶。）

田曉 怎麼樣，還好嗎？那個瘦瘦的，長長的，是從前金陵的名妓徐蓮娘，我好容易從杜侍郎手中奪過來的。還有……

三桂 呵，說起了金陵的名妓，倒使我記起一件事來了！

田碗 什麼事？請快說！

三桂 以前有個玉峰歌姬叫陳玩姬的，聽說如今也收在國丈府上了，是嗎？

田碗 是的，我是化了五千兩銀子把她買回來的，我嫌陳玩姬的這個名字不好聽，就替

她改了個名字。

三桂 改作什麼了？

田碗 我把她改叫作陳圓圓了！

三桂 陳圓圓……陳圓圓……這個名字倒的確不壞，我還想起來了，聽說國丈還把

她獻呈給皇上，皇上沒有收，把她又送回來了，有這回事嗎？

田碗 有的，有的！

三桂 不知道皇上爲什麼沒有把陳圓圓收留下來？

田碗 皇上還不是個有福不會享的傻瓜？一天到晚儘是在憂心着國事，可是我看他也

憂心不出什麼道理來。

藻德 聽將軍的語氣，好像是很有點兒關心陳圓圓似的，不知道這其中可有什麼緣分？

三桂 不瞞你們二位說，我跟玩姬，不，我跟陳圓圓在過去有過一面之緣！

田曉 喔，厚來如此！

藻德 恐怕將軍的話還有點兒——？

三桂 真是祇見過一面，不瞞二位說，從前還是家舅父偷偷地帶了我上她班子裏去的。

藻德 那麼，雖祇見過一面，說不定已經就這麼一見鍾情了……？

三桂 沒有，沒有，沒有，藻翁可別拿我來開玩笑了！

田曉 其實就是有，也沒有關係。

藻德 對，真是有，也沒有關係。彼此都是自己人！

田曉 呵，來人啊！

（侍應）

三桂 （驚）真的沒有，真的沒有！

田曉 快去叫陳圓圓出來侍候吳將軍。(侍應聲下)來，我們先喝酒，乾杯，乾杯！

三桂 不成啦，我的頭已經醉得很厲害啦！

田曉 今天非請將軍盡興不可，我不是早就說了，要是將軍真的醉了，我一定親自扶將軍上轎。

藻德 哈哈，要是國丈不成，那就請陳圓圓扶。

三桂 那裏，那裏！

田曉 (對侍) 快去催陳圓圓出來。

藻德 怎麼圓圓還不出來？快再去催一催！

(圓圓細移蓮步，手抱着琵琶，半遮着臉，輕款而出。)

藻德 這正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圓圓，圓圓，快來，快來。

田曉 圓圓，快來給吳將軍請安。

(圓圓上軒。)

田曉 這位就是少年英雄吳三桂將軍，快要封平西伯了，圓圖，你認識嗎？

（陳圓圖作揖請安，低頭不語。）

藻德 圓圖，難道你真連這一位赫赫有名的關東大將都不認識了嗎？

（陳圓圖含羞不語，可是又偷望了吳三桂一眼。）

三桂 圓圖，你還認識我嗎？

（陳圓圖嬌媚地望吳三桂一眼，又低首不語。）

田曉 圓圖，吳將軍在問你話呵，怎麼不回答？

（陳圓圖躊躇良久，終於嬌羞地。）

圓圖 （輕輕地） 認識！（旋即低下頭來）

藻德 將軍，圓圖說認識，你聽見了嗎？好，圓圖，快來，快來，你要好好地來跟吳將軍斟上幾

杯酒！

（魏藻德扶着陳圓圖上前爲吳斟酒。）

圓圓 祝將軍百戰百勝！

田曉 好口彩！

三桂 謝謝！（一飲而盡）

藻德 嘿，到底是娘兒們厲害！

田曉 那末，圓圓，你給吳將軍侍候一段，唱一個好聽一點兒的曲子。

圓圓 是。

（走下軒來傍樹坐了，輕撥着琵琶唱。）

自悔當初辜情願，

經年別，兩成幽怨！

夢雖入遼西，

奈關山隔越，難逢一面！

我獨自慵抬眼，

悵望暮雲似天遠。

感離愁，倍加腸斷！

今咫尺天涯，

莫言心曲空回首，

恨今日徒相見！

藻德：好好，唱得好，詞兒更好！「今咫尺天涯，莫言心曲空回首，恨今日徒相見！」好個

恨今日徒相見！

三桂：已經好久沒有聽見陳美人的歌聲了！時間過得真快，記得第一次，也是末一次，在

玉峰班子裏聽到陳美人唱歌的時候，那已經是七八年以前的事了，想不到今天還

能在國丈府上聽到陳美人的歌聲，真是榮幸之至！

藻德：恐怕是不勝感慨之至吧？

三桂：那爲什麼？

藻德 將軍一定要我直說出來嗎？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如今呢？人面已去，侯門中，桃花依舊笑春風，哈哈，這短短的七八年裏，真是滄海桑田，難道說我們這位多才多情的吳將軍，對此不會起人事皆非的感觸嗎？

三桂 藻翁又拿我來開玩笑了！

藻德 我說的才是真心話！

田曉 既然豪將軍不棄，那末，圓圓，你再給將軍侍候一段！（對吳）來，將軍，我們乾一杯如何？

三桂 今天真是愉快極了，國丈的盛情厚意，再加上今天能夠聽到陳美人婉轉的歌喉，別說一小杯，就是十大杯我也乾！

藻德 好，將軍言出如山，那末就請將軍乾！

田曉 將軍這樣的豪爽，真是難得，真是難得！

（田曉斟酒。）

(吳三桂一杯一杯地飲了五大杯，稍停。)

田畹 痛快，痛快！請先用點兒菜吧！

藻德 酒逢知己千杯少，吳將軍的脾氣又是這樣的豪爽，這幾杯算得了什麼？

(吳三桂拿起杯繼續喝。)

藻德 好，好，好！(擊掌)

田畹 真是痛快，真是痛快，這正是英雄本色！圓圓，吳將軍已經乾了，怎麼還不快唱！

(圓圓開始唱。)

一縷癡心偏不解

訴來又恐旁人怪

辜負冤家情似海

徒相會，冷眼誰揪探

鎖日鎖眉兼蹙黛

愁詞譜出無聊賴；

但願慈雲常自在，

替儂輩還了鴛鴦債！

藻德 好詞兒，好詞兒！國丈您就做了慈雲，替他們還了鴛鴦債吧！免得這樣如怨如慕，如

泣如訴的圓圓，你說對不？

圓圓 魏大人，您可別誤會了，這又不是我自己編的詞呀！

藻德 不是你自己編的詞兒，爲什麼偏偏又這樣的觸景生情呢？

圓圓 實在不是我編的，魏大人，這是宋朝一個有名的詩人寫的！是家父在小時候教給

我的！現在祇不過是開口唱出來罷了！

藻德 不用強辯了，圓圓，不用強辯了，別的時候不唱，偏偏今天來唱這一首，這其中自有

文章在！

田畝 不管其中有沒有文章，我這個月下老人反正是做定了！

藻德 那國丈真是造福不淺！將軍，你聽見了嗎？

三桂 哎呀，我頭暈得厲害！開老……你你……你……你說……什麼？

藻德 哈哈，吳將軍既然是個聰敏人，彼此就可以心照不宣罷！

（時一侍女匆匆上）

侍女 稟大人，西宮來人，說是皇娘有很要緊的消息來報告大人！

田畷 請東廳坐吧！（對吳）將軍，對不起，我去去就來！

三桂 沒有關係，都是自己人……國丈有什麼貴幹，儘管去得了！

田畷 那麼少陪了，藻翁（以目示意）請你好好地陪陪吳將軍吧！

藻德 當然，當然！

（田畷出）

（圓圓收拾起琵琶，欲出）

藻德 嗨，圓圓，你可不能走啊，來來來，再來給吳將軍斟上幾杯！

三桂 來，來，來！我應當還敬陳……陳美人一杯……（拿了一杯酒醉態踉蹌地走向陳）

圓圓 謝將軍，我不會喝！

藻德 嗨……嗨，圓圓，將軍賞臉給你，你可不能不受抬舉！

圓圓 實在是不會喝，還請將軍恕罪！

藻德 不成，不成！

三桂 那就這樣，你喝一口，其餘的算是我代你喝的，好不好？

藻德 好好，好！圓圓，將軍這樣的體貼你，你可再也不能不領這個情啦！

（陳圓圓嫣然一笑，與三桂遞一杯酒給陳。）

三桂 祝陳美人嫵娜多姿，風流絕世！

藻德 好口彩，好口彩！

（陳圓圓喝了一口。）

圓圓 謝將軍，還托將軍的福！

（吳三桂拿回陳手中杯。）

三桂 這一杯是代陳美人喝的！（一飲而盡）

藻德 真是體貼入微！

（吳忽作噎起來，酒杯都摔掉在地上。）

（陳圓圖驚慌了。）

圓圖 怎麼啦，將軍！

三桂 沒有……沒……沒有什麼……我……我……我不會醉的……（可是身體却搖

搖晃起來）

（陳圓圖急扶住，扶往一石棧上。）

圓圖 將軍坐下歇息歇息吧……

（魏藻德見二人親熱狀，知趣地。）

藻德 圓圖，你就在這兒侍候吳將軍一下，我去拿一點東西來給吳將軍醒醒酒！（魏亦

欲出)

圓圓 那……那……那……

藥罐 馬上就來！(出，臨行時，兩侍女示意，侍女等乃亦遵命退。)

(陳圓圓無可奈何，但多少也帶一點喜悅的心情走近吳。)

圓圓 將軍，將軍，您喝醉了？

三桂 我，我，我喝醉了？(其實是醒着，但佯裝着醉態。)哈哈，哈哈，我喝醉了？

圓圓 將軍，您吃一點兒水果吧！(預備進軒去拿，給吳拖住了。)

三桂 不，不，不要緊，我沒有醉，我實在沒有醉，喝了祇那麼幾杯，那兒就會醉圓圓，乘這時候，一個人都沒有，我們倆談一談，不好嗎？

圓圓 (黏貼地) 將軍，您休息一會兒吧！

三桂 不用，圓圓，我問你，你的母親，不是給亂兵冲散了嗎？現在可找着了沒有呵？

圓圓 圓將軍，還沒有！

三桂 那麼，那個把你騙賣到班子裏去的，黑良心的叔叔呢？

圓圓 同將軍，早就連一點兒影子都不見啦！

三桂 那麼你爲什麼不要求國丈替你通令全國，把叔叔抓來，辦他個拐賣良家婦女的死罪，也好出一出你心中的一口氣啊！

圓圓 同將軍，我的叔叔也許抽不起鴉片，煙癮發作，已經死掉了而且……

三桂 而且什麼？圓圓，你說！

圓圓 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了吧！

三桂 不，不，圓圓，你得告訴我！

圓圓 而且……國丈府裏有兩千多個像我一樣可憐的姑娘，他那兒能管得了這許多

閑事……再說，我個女人生來就是苦命，活該受一輩子的苦……（哽咽地）

三桂 聽你的口氣，圓圓，你在這兒也生活得不很痛快，是不是？

圓圓

三桂 圓圓，你在國丈府裏，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國丈又很寵愛你，比起以前在班子裏的時候，總可以舒服得多啦！

圓圓

……（突然抽噎起來）

三桂

圓圓，……這是爲什麼？難道你受了誰的冤屈？

圓圓

……（啜泣）

三桂

告訴我，告訴我，受了誰的冤屈，我與三桂跟你報仇！

圓圓

（慢慢地抬起頭來，溼然地。）回……將軍……沒有受誰的冤屈……是想起了以前

的我，那個時候，正是年輕，是多麼的自由自在呵，我看見了無限廣大的世界，我看見堆積着雪的高山，我看見奔騰着的流水，我在那麼碧綠，發出香味的草原裏慢慢地走着，我在那麼清靜那麼廣闊的湖池邊甜蜜地躺着呵，外面的世界是多麼的可愛呵！那時候雖然是在逃難中，可是在我小小的心靈裏是感到多麼的愉快呵！從那時候起，我就羨慕在天空中飛着的鳥兒，那麼飛，飛，飛到天邊，或是飛到海外，呵，那是

多麼的逍遙自在哪！……然而，想不到，現在我雖然變了鳥，可是却被關在籠中，再也

不能遠走高飛，一輩子就這樣，永遠永遠地被關在籠子裏了！（又啜泣起來）

三桂 圓圓，你真的是這樣想嗎？

圓圓 實在的情形不就這樣嗎？

三桂 圓圓，你剛才唱的歌，真的是對我唱的嗎？

圓圓 也可以說是的……

三桂 圓圓，你不討厭我嗎？

圓圓 將軍！這……？

三桂 從今天起，不許你再叫我將軍將軍的，你要叫我三桂！

圓圓 （驚恐地看看四週）那……那怎麼成呢……

三桂 祇要你願意，這個事就不會不成了！圓圓，你難道沒有聽到那老頭兒剛才所說的

話嗎？

圓圓 可是將軍，我那有這樣的福份呵？

三桂 他不是說願意跟我們還了鴛鴦債嗎？祇要我一開口，那老頭兒不會不答應，而且是不敢不答應！圓圓，你知道我跟他從來就沒有來往的，爲什麼這一次我進京來，他就這樣特地的請我？

圓圓 我想……

三桂 爲什麼？圓圓，你說！

圓圓 爲了很多臣子在皇上面前奏他貪贓枉法，他怕他的國丈要做不成可！

三桂 唔。

圓圓 也爲了中原多事，萬一李闖逼進京來，他就要無依無靠，幾十年來搜刮得來的家產恐怕要一旦不保！

三桂 還有呢？

圓圓 據我看，因爲這兩個原因，他就不得不勾結拉攏兩個有勢力有實權的大將，好來

跟他撐撐腰！剛巧將軍奉詔進京，而且聽說皇上特別的看重將軍，還要加封你一個什麼伯爵，所以他就這樣特地的設宴替您洗塵！

三桂 哈哈，看不出你這小妮子，是這樣的聰敏玲瓏，全會給你說着啦！所以，圓圓，我相信，

祇要我一開口，這老頭子就不敢不給！

圓圓 （撒嬌地）將軍你要什麼呀？

三桂 嘿！你別裝假要什麼？圓圓，我說我要你！

圓圓 將軍您……

三桂 你不是想做天上的鳥嗎？從今以後，圓圓，我們就可以做天上的比翼鳥了！

圓圓 （嬌羞地低下頭來）

三桂 圓圓，讓我來改一下長生殿的詩吧！今天正好是三月三日，這裏是碧雲軒……三

月三日碧雲軒，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

圓圓 （嬌媚地一笑）

(突然魏藻德田曉笑聲傳來，魏田入，陳與急分開。)

藻德 好一片良辰美景，好一對英雄美人！

田曉 真是好一對英雄美人！

(陳羞慚萬狀，吳更裝醉態。)

三桂 國丈……我……等等你已經好久了……我想跟你說……

藻德 將軍不用說了，剛才國丈跟我聽得明明白白，彼此就心照不宣吧！

田曉 對，不用將軍明說，老夫今天一定照辦就是了！(對侍女) 要他們回頭多預備一

頂轎子！(侍女應聲下，田對陳) 圓圓，你回頭去收拾收拾！(陳羞慚得拾不起頭來) 來，

來，我們要為將軍跟圓圓乾一杯！

三桂 國……國……國丈這這這樣的寬宏……大量，我……我……我怎麼能報答國

……國丈呢！

田曉 名花有主，這也就是老夫寶劍贈烈士的一點心跡，何況，如今我跟將軍更是一家

人啦！還談什麼報答不報答。我已經是老朽了，將來我田家老小要倚靠將軍的保護。的地方正多得很呢！藻翁，你說對不對？

藻德 對，對，完全對，就是我魏老頭兒，也得多多托庇着將軍呢！

三桂 國丈……這這這樣的恩寵，我今生今世，決不敢忘，我吳三桂從今天起，願意永遠追隨國丈左右，聽國丈的吩咐，即使是赴湯蹈火，也是在所不辭！

田畹 言重了，言重了來，（舉杯）這一杯是祝將軍跟圓圓舉案齊眉，白頭到老！
藻德 在天願作比翼鳥！

（田魏喝，吳亦舉杯）

三桂 永遠感激國丈跟藻翁的恩德，謝謝！（喝完並邀陳喝）圓圓，蒙國丈這樣的寵待，你也得恩謝國丈才是！

圓圓 （向田畹跪下）三年來蒙國丈非常的寵愛，賤妾已經是萬分的感激，現在，國丈又把賤妾許給了吳將軍，賤妾無法報恩，祇能隨時隨地，盡全力鼓勵吳將軍上為國

家盡忠，下也可以報答國丈的恩賜！

藻德 好伶俐的口齒！

田曉 可惜現在軍事很緊急，恐怕將軍在京裏也不能多耽擱幾天了！

三桂 怎麼啦？

田曉 剛才我女兒來人說，李闖已經占領了太原，居庸關很是危險！

三桂 那這並不關我的事呵！

田曉 可是據探報，關外的撻子正在那兒厲兵秣馬的預備趁火打劫呢！要真是撻子興起大兵來，邊關空虛，那是很難對付，所以皇上這兩天很是担心，担心大明朝天下不要沒有亡在李闖手裏，却亡在異族的撻子手裏！

藻德 對了，將軍是剛從建州回來，你總知道撻子裏邊最近的情形？

三桂 我那……那時候……記不清楚啦，我……祇祇覺得建州的……九……九王很好，人……人非常和氣，特別是對明朝投奔過去的人，那那是給招待得像上賓一樣，

他他們希望我們能夠打平李闢，他……他們還說建州跟明朝是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鄰邦，很可以合作……所以我就相信他們不致於會趁火打劫！

圓圓 同文同種，共存共榮，將軍，這不會是撻子軟化我們的一種詭計？

三桂 那決不會的。所以我就天天希望皇上能夠把我調進關來，打平了李闢再說！李闖是什麼東西？一個陝西的鐵匠，居然也敢造反起來了，李闖可以做皇帝，那我吳三桂更可以做皇帝了！

圓圓 將軍，您出言得小心……

（門外忽有喧鬧聲，爭執聲，呼叱聲。）

（突然門口傳來宏亮的呼聲。）

聲 聖駕到！

（田吳魏都急呆。）

藻德 呵……聖……駕……（急跪下）

三桂

什……

什麼，聖……

聖駕？

（吳驚慌萬分，突然扑倒在地上，圓圓急往扶。）

——幕急下——

第二幕

山海關外，蒼遠鎮。

平西伯官邸，佈置得極富麗。

窗外，是花木茂盛的庭院，遠處隱隱傳來一片笙歌聲。

幕啓時，舞台靜寂，吳三桂的部將馮鵬，徐文秀，楊健都沉默着，吳三桂一個人獨自在踏着重重的脚步，滿室徘徊着。

俄頃，吳突然停止了脚步，說：

三桂 我決定了，我決定了，不管怎麼樣，我決定要跟這個下流的鐵匠拚個明白！

馮鵬 可是，大帥，撻子不是已經厲兵秣馬，在遼河東岸集了重兵，若是我們進關去自相

殘殺，不是正給他們一個最好的機會嗎？

三桂 撻子，撻子，都是你們活見鬼，整天鬧着撻子，讓李闖安安逸逸地得了天下，奪了皇

位，崇禎皇帝當初不肯把我調進關去，也爲的是害怕撻子好，現在撻子還沒有什麼舉動，他可連自己的一條命都送給李闖的手上，活活吊死在煤山上！

文秀 可是，撻子到現在還不敢有什麼舉動，就是因爲怕我們在這兒，若是我們早進了

關……

三桂（搶上）若是早進了關，我吳三桂早就馬到成功，把李闖殺得片甲不留了！還會

讓他做皇帝？

楊健 可是，大帥，照我看來，李闖的，所以能夠這樣很快成功，也決不是他一時的倣倖，而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三桂 什麼原因你說！

楊健 李闖他們當初所以敢起來造反，完全是逼上梁山的；西北這一帶連年旱荒，哀鴻遍地，老百姓在吃草，吃樹皮，吃觀音土過着日子；當地的長官非但不肯開倉賑濟，反而用苛捐雜稅，勒逼着他們，繳不出稅的，還得給抓進去坐牢，老百姓已經是飢寒交

追，夠苦的了，那裏再經得起這麼一逼呢？所以到李闖登高一呼，就到嚮處應起來，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弄到現在……

三桂 聽你的口氣，大有幫着李闖來做說客似的，你的意思是要我吳三桂去向一個下流的鐵匠低頭，是不是？

楊健 在下不敢！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若是大帥真要進關去打平李闖，對於這一點，還請大帥考慮考慮，過去大明朝多的是名將，爲什麼終於失敗了，終於讓李闖破了京城？就是因爲他們不懂得先應該收拾民心！

三桂 收拾民心？什麼叫收拾民心？我不懂得！難道說張三李四想造反，就都讓他們去，這就叫收拾民心嗎？我吳三桂是將門後裔，是不能眼看着那些窮光蛋弑君篡位，無法無天，而不作一聲的！

馮鵬 可是還得請大帥體仰先帝的遺志！

三桂 什麼先帝的遺志？

馮鵬 當京師危急的時候，先帝分調各路勤王之師去保衛京師，但是始終沒有肯調大

帥進關，爲的就是先帝顧慮到撻子們萬一在邊防空虛的時候，要趁火打劫！

三桂 不會的，不會的，假使先帝調我進關去，建州一定不會趁火打劫！

馮鵬 敢問大帥，有什麼保障？

三桂 有什麼保障？因爲我跟九王爺有的是很深的交情！當我在滿州的時候，九王爺早就跟我說了，若是我進關去打李闖，他們真是求之不得；那兒會有什麼異動！

楊健 那不過是一種花言巧語吧了！大帥！

三桂 （勃然大怒） 什麼？你說是誰？誰是花言巧語？

楊健 請大帥恕罪！在下的意思是，撻子幾十年來的野心，已經是昭然若揭的，他們處心積慮，整軍經武，爲的是什麼？爲的就是想進兵中原，統治中原，讓我們萬萬千黃帝子孫受他們的宰割，做他們的奴隸！他們不但要亡我們的國，而且要滅我們的種！難

道大帥……

三桂 閉住你的嘴我這幾年來寬大爲懷，可就把它們寵壞了？你們是我的部下，我要怎麼辦，你們就得怎麼辦，我相信九王爺跟李闖是勢不兩立的，你們（指徐楊馮）都得照着我的意思做！聽見了沒有？

馮鵬 可是大帥，撻子已經在遼河東岸……

三桂 （擊桌）我問你聽見了沒有？

馮鵬 （悻悻地）是大帥！

（時一侍衛匆匆入）

侍衛 報告大帥，京裏來人，說是大帥府上的老家人，要見大帥！

三桂 快傳他進來！

侍衛 是（出）

（俄頃，張誠入）

張誠 三爺……

三桂 老張，你怎麼逃出來的？

張誠 小……小的是老爺吩咐，要小的連日連夜乘馬趕來的！

三桂 老爺快告訴我，老爺怎麼樣？

張誠 老爺身體很好，破京的時候老爺因為有點驚慌，所以有點不舒服，後來……

三桂 後來怎麼？

張誠 後後來李闖進了京，接了皇位，就請老爺去去跟他見了面以後，老爺就放心了！

三桂 父親去跟李闖見了面？

張誠 是……是的，老爺去朝朝見了新皇帝回來，就寫寫了一封信給三爺，要小的連日、

連夜的趕來給三爺……

三桂 信呢？快給我！

（張誠掏出信來。）

張誠 在這兒，三爺！

(吳三桂接信，急忙念。)

三桂 (念至一半) 什麼……如今及早歸順，尚不失忠臣之節，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引狼入室，則華夏江山，盡淪夷手……這不是明明要我去向這個鉄匠低頭嗎？

(馮揚徐面面相覷。)

三桂 老張，我問你，家裏的人都好嗎？

張誠 稟三爺，都好！

三桂 夫人們呢？

張誠 也都很好(嚙住了)。

三桂 真的嗎？

張誠 真的，祇是……

三桂 祇是什麼？

張誠 沒有什麼，三爺！

三桂 不，不一定有什麼事情，老張，你可不能瞞住我！

張誠 不，不，三爺，小的不能說的！

三桂 爲什麼不能說？

張誠 老爺吩咐過小的，不許小的告訴三爺的！

三桂 不成，老張，你非告訴我不可！夫人們怎麼樣？快說！

張誠 夫……夫……夫人們在京城破了的時候，在兵慌馬亂中，全給亂兵擄了去！

三桂 什麼？全給亂兵擄了去？連我那個新娶回來的陳夫人也在內？

張誠 是的，連三爺新娶回來的陳夫人也在內！

三桂 (驚) 呵！連圓圖也在內？(氣憤填胸地) 好，李闖，我認識你！

張誠 三爺，人人都說李闖殺人放火，可是他們進了京以後，對窮苦的老百姓倒是客客

氣氣的！

三桂 少跟我說廢話，快給我滾出去！

(張誠無可奈何地下。)

楊健 李闖這樣的深得民心，無怪他會這樣快的成功！

馮鵬 可是要看他接了皇位以後怎麼樣！

文秀 是的，我也在這樣想，當局則迷，他做了皇帝以後，也許就會變了！

楊健 要是他變了，老百姓對他一失望，那他就會很快的失敗了！

(時吳三桂突然作決定。)

三桂 少跟我說廢話！整天就祇聽到你們老百姓長，老百姓短的！你們瞧着，李闖一定會

失敗在我吳三桂的手裏！

馮鵬 可是，大帥尊大人剛才的信？

楊健 若是大帥進關去，不是要有虧孝道？

三桂 我吳三桂不管怎麼樣，決不願意做一個鐵匠的臣子！他媽的，李闖是什麼東西？他

可以做皇帝，連我吳三桂也可以做皇帝啦！

文秀 可是，大帥，李闈正在聲壯氣盛的時候，我們究竟人馬孤單哪！

三桂 你放心，看我把他殺得個片甲不留！

馮鵬 萬一撻子……

三桂 又是撻子！我是你們的主帥，你們祇要服從我的命令！我自然有我的辦法！

（三人噤然無語。）

三桂 好了，我現在要休息一會兒了，你們跟我出去吧！

馮鵬
文秀
楊健 是！（三人悻悻出）

（吳三桂獨自在室內徘徊着。良久，最後決定作書。）

三桂 對了，我派個人到我舅舅那兒去，先問問九王爺倒底對我怎麼樣！

（吳三桂伏案作書，書至半，忽一侍衛入。）

侍衛 稟大帥，門外有個法師要見大帥！

三桂 這麼深更半夜的，怎麼忽然有個和尚來見我，不見！

侍衛 可是稟大帥，他說是有很重要的事！

三桂 那末去叫馮鵬代我接見好了！

侍衛 不大帥，他說要親自接見大帥，有機密大事要報告大帥！

三桂 有機密大事？一個和尚有什麼機密大事？你們搜過他的身上沒有？

侍衛 沒有！他說他的俗家姓祖，大帥認識他的！

三桂 姓祖？（靜思半晌）好，你去把他帶進來了再說，可是先搜他的身上有沒有武器！

侍衛 是！（出）

（吳拔出劍來，放在桌上。）

（俄頃，侍衛引和尚入，吳三桂一見，疑團盡釋。）

三桂 原來是舅……

（顧大壽急顧左右，以目示意。）

大壽 大帥在上，小的有機密大事要稟告大帥！

三桂 (呆了一下，但立即隨機應變。) 法師請坐(對待衛)你們都跟我出去！

(侍衛出)

三桂 舅舅，您怎麼這樣打扮？

大壽 一路上耳目衆多，我又是從建州來的，諸多不便，所以就化裝了一個老和尚來了！

哈哈，三桂，怎麼樣？你看我像不像？

三桂 像極了！甥兒簡直認不出是舅舅來了！舅舅怎麼這樣僕僕風塵的趕到這兒來，事

先也沒有給甥兒一個手示？

大壽 說來話長呢！如今崇禎已經在煤山吊死了，明朝是已經完了！

三桂 貴邦已經知道了？

大壽 那還用說嗎？就是明朝皇宮裏那一個妃子掉了根頭髮這樣小的事情，也瞞不過

我們！何況是這麼重大的國家大事！我們還聽說襄弟跟你的寶眷都被闖賊強擄了

去，有這件事嗎？

三桂 幾個內室是真的都被擄了去的。

大壽 李闖真是欺侮你太甚了！

三桂 這有什麼法子呢？連父親也已經歸順了李闖，而且還親筆寫了封信給甥兒，要甥兒也去歸順！

大壽 真有這回事嗎？信在那兒？

（吳三桂掏出信來給祖。）

（祖接信，念俄頃，讀畢。）

大壽 怎麼樣？那末，三桂，你現在作何打算呢？

三桂 甥兒爲了這件事情，正在猶豫……

大壽 哈哈，這正是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三桂，你就真的相信這封信是出於令尊的本意嗎？

三桂 那是父親親筆寫好了，特地叫老家人老張日夜趕來的！

大壽 哈哈，那你真是太傻了！這明明是李闖安排下了一個圈套，好等你在不知不覺中間鑽了進去。

三桂 是嗎？

大壽 當然是的，據我們所得到的確實消息是：襄弟已經被李闖拘禁在鐵牢裏，給你的這封信還是被逼着在牢裏寫的！你的寶眷，連那個你最心愛的陳圓圓也在內，統統被李闖他們強搶了去，做他們的壓寨夫人去了！

三桂 真的嗎？

大壽 怎麼，你還疑心你舅舅會來騙你不成！

三桂 那怎麼剛才老張沒有告訴我！

大壽 自然囉，拿了他們的錢，特地來騙你的，好讓你上當，還會告訴你真話嗎？

三桂 那太豈有此理了！怎麼剛才我就這樣的疏忽，沒有問問清楚！來人呵！

大壽 幹什麼！三桂，你可現在千萬不能去問老張，暫時不能拆穿他們的詭計，免得打草驚蛇！

（時侍衛入）

三桂 沒有什麼，你出去好了！

（侍衛詫異地出）

大壽 小不忍則亂大謀，這是古人的明訓呵！

三桂 是的，甥兒早就打定了主意！

大壽 什麼主意？

三桂 甥兒是將門後裔，是決不歸降一個目不識丁的下流的鐵匠的！

大壽 對對極啦！士為知己者死，像你這樣一位英勇超羣的將相之材，在明朝已經受了

很多的委屈，到如今祇做到了個寧遠鎮的總戎！那些無才無能的老朽，倒反而高高在上，你還要挨罵受氣的受他們的指揮，我早就代你抱不平了！可是比起李闖來，明

朝也總算要好得多啦！李闖是什麼東西？一個鉄匠，一個流寇，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土匪，居然也配做皇帝，也配要我的賢甥向他低頭？若使是我的話，我不但不肯向李闖低頭，而且一定要先發制人，乘李闖不備，一舉而下京城！

三桂 一舉而下京城？

大壽 這就叫做將計就計了！現在李闖既安排了這麼個圈套，要你去上當，所以，三桂，你現在不妨跟李闖唱一次戲，你就假裝作願意去鑽他的圈套，願意去向他投降，讓他好對你沒有戒備，於是，你就可以在乘他不備的時候，帶兵進關，一鼓作氣，殺進京去，管保殺得他個片甲不留！

三桂 舅舅的話是非常對的，當初甥兒原也有這麼個打算！可是……

大壽 可是什麼？怕你的兵不夠，打不過李闖？

三桂 這當然也是甥兒所担心的，可是，最使甥兒担心的却是……

大壽 却是？（稍思）哈，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一猜就猜着了！你所最担心的是建州是

不是？

三桂
……

大壽 那末，恕我問一句，難道你就忘了，在去年你因為怕袁崇煥的殺害而投奔到建州去的時候，建州對你是如何的深情厚意嗎？難道你就忘了，當明朝向建州要索還你，你害怕得不敢回去，還是九王爺向明朝得了決不殺害你的保證，而你才敢回到明朝去的嗎？三桂，沒有建州當初這一番大仁大義，你還會有今天嗎？跟我說沒有關係，恐怕給別人聽見了，一定會罵你是個忘恩負義的人了！別人可以誤會建州，可是你，你却不應該對建州有絲毫誤會！

三桂 請舅舅恕罪，甥兒說話太唐突了！

大壽 （轉怒爲喜） 我們是自己人，你不用這樣，也因為我跟你的是內親，所以才這樣直說！

三桂 請舅舅千萬別誤會，建州對甥兒的盛情厚，甥兒是沒有一個時候敢忘掉的！請

舅舅相信甥兒，對建州，對九王爺，甥兒決不敢存什麼猜疑，可是我的部下，他們老是愛疑神疑鬼的，剛才又在甥兒跟前嚼嚙，說是建州在遼河東岸增添了大兵，好像在作渡河的準備！

大壽 那真是胡說！道三桂，你不記得九王爺親口跟你說的話嗎？「祇要你吳將軍駐紮在關外一天，建州就決不會有一天向吳將軍有什麼麻煩！」九王爺是最講信義的人，你也不是不知道呵！

三桂 是的，甥兒很知道的！可是……

大壽 可是什麼？不怕你生氣，我要說一句，恐怕你的部下有幾個已經跟李闖暗通聲氣也說不定，他們有意這樣的挑撥離間你跟建州的感情，他們想使你對建州發生什麼猜疑，或者是戒心，於是就不得不去投降李闖，這個你倒不能不提防提防！

三桂 會這樣嗎？

大壽 一定會的！不瞞你說，這種人在我們朝廷裏也是多得很呢！他們在九王爺面前，一

會兒說你這樣，一會兒又說你那樣，他們的目的無非是在離間九王爺對你的友情！

三桂 那九王爺相信嗎？

大壽 當然不相信！九王爺是非常賢明的親王，隨便他們怎麼說，他老人家總是一笑置之。可是九王爺當場就想到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如今有人居然敢在他跟前造起你的謠言，說不定也會有人在你面前造他的謠言，所以特地派我來跟你談談，現在果真不錯，九王爺真是有先見之明！

三桂 九王爺打算怎麼辦？

大壽 這兒是九王爺的親筆信！

三桂 九王爺給甥兒的親筆信？

(吳三桂接信讀俄頃讀完)

三桂 舅舅，看九王爺的口氣……

(祖大壽微笑着，又掏出一封信來。)

大壽 這兒是洪丞相給你的親筆信！

三桂 洪丞相不就是甥兒以前的上司，洪提督承嘯嗎？

大壽 是的，自從他歸降了我們以後，現在已經是我們的丞相了！

（吳三桂接信讀，俄頃讀畢。）

三桂 怎麼？洪提督不，洪丞相已經在九玉爺面前保舉甥兒做建州的親王嗎？

大壽 哈哈，這自然還得由你自己決定啦！不過，依我的意思看來，山海關內，是殺人放火的強盜，遼河東岸，又是兵精糧足的建州，在賢甥固然是進退兩難，但若是猶豫觀望，保持孤立，雖然也許能夠苟安一時，但恐怕時間愈久，愈形孤單了！總非長久之策！與其在將來旁皇失措，一籌莫展，不如趁早抉擇一條出路，一條與你的前程大有利益，大有幫助的出路！那就是去投降建州，進兵入關！這樣，為公為私，為你報家仇，舒國難，為你建立下千秋萬世不朽的功蹟！這才是你應該走的一條康莊大道！

三桂 我因為自己的兵力孤單，當初也的確希望九王爺的幫助，但是沒有想到……

大壽 沒有想到要投降建州，是不是？那請你放心！不瞞你說，那還是我出的主意，在九王爺的本意，是並不在乎你的投降不投降，而在乎你願意不願意跟建州聯合在一起，去打我們共同的仇敵——那個鐵匠李闖！

三桂 那請問舅舅爲什麼一定要甥兒去投降建州呢？

大壽 請你不要見氣，我要依老賣老的說一句，倒底你年紀還輕，這裏邊的一篇大道理，你還不會懂得！

三桂 是什麼道理呢？舅舅可以告訴甥兒嗎？

大壽 這可不能心急！讓我慢慢地細細地跟你說來（歇了一下，喝了口茶）我先問你，三桂，你願意一輩子寄人籬下，仰人的鼻息呢，還是願意出人頭地，做個萬民敬崇的英雄呢？

三桂 舅舅，這還用說嗎？甥兒當然願意出人頭地，做個萬民敬崇的英雄好漢！

大壽 那就好了！我再問你，李闖是個什麼出身？

三桂 那是婦孺皆知的，他是個鐵匠出身！

大壽 是的，那他現在做了什麼？

三桂 現在麼？現在他弑君篡位，無法無天的，居然做起皇帝來了！

大壽 你既然都知道，那就最好也沒有了！三桂，你得好好地想一想，李闖，一個陝西延安府的鐵匠，一個目不識丁，什麼都不懂的窮光蛋，如今却給他打進了皇宮，做起皇帝來了！（突然地，急劇地。）爲什麼你就不可以打進皇宮裏去，也照樣的做起皇帝？

三桂 （大喜）舅舅，您也說我可以做皇帝嗎？

大壽 當然可以啦！

三桂 （興奮地）是的，李闖可以做皇帝，難道我吳三桂就不可以做皇帝嗎？

大壽 對對，對極啦！現在正是一個最好不過的機會！祇要你肯幹！三桂，你是將門的後裔，你是蓋世的英雄，現在又位高伯爵，手下統率着十五萬精兵，加上九王爺肯撥給你個四十萬五十萬的大軍，你可以名正言順地拿了上報國仇，討伐叛逆，下雪家恥，弔

民伐罪來一號召，我担保你一路浩浩蕩蕩地把李闖那些烏合之衆，殺得個屁滾尿流，不消一個月，這關內的一片綿繡江山，就是你的天下了！哈哈……！

三桂（感動地，欣喜地）喔，舅舅！

大壽 慢！慢！第一，你要將計就計地用花言巧語去騙住李闖，好讓他對你沒有戒備！
三桂 甥兒一定照辦！

大壽 第二，你也要將計就計地騙住九王爺，你馬上下個命令，要你的部下，從今天起，一律要留起頭髮來，好結辮子，並且立刻去定做建州的服裝，明朝的衣服是不能再穿了！

三桂（面現難色）舅舅，那不是……

大壽 三桂，你不要不要九王爺幫助你成功立業。

三桂 那當然要的！

大壽 當然要的，那就好了，三桂，祇有這樣，才能讓九王爺死心塌地的相信你，死心塌地

的幫助你，死心塌地的把你扶上皇帝的寶座！

三桂 那末……甥兒也一定照辦。

大壽 第三，你一定得立刻剷除你部下幾個離間你跟建州感情的李闖同黨！

三桂 可是舅舅，他們都是跟了我十幾年的舊部，甥兒怎麼能……

大壽 在人情上，當然未免棘手，可是爲公着想，別說十幾年，就是幾十年的朋友，也不能顧得了，就算是他們不是李闖的同黨吧，這種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與其養虎傷身，後患無窮，不如趁早把他們一刀斬除！大丈夫應當做事乾乾脆脆，學娘兒們這樣拖拖拉拉的，是決不能幹什麼大事業出來的……

三桂 我也一定照辦！

（時漏風突入。）

馮鵬 報告大帥，據探報，撻子渡河的工作統統準備好了！恐怕這兩天裏就會渡過河來！

大壽 （以目示意）三桂，可別忘了剛才我跟你說的話！

三桂 (遂堅決地向馮怒斥) 胡說! 馮鵬, 你當面撒謊! 你胆敢欺瞞主帥, 妖言惑衆, 擾亂軍心, 離間我跟建州的感情, 該當何罪?

馮鵬 稟大帥, 這並不是在下自己捏造的消息, 明明是中了奸人的詭計!

大壽 (情急地) 三桂!

馮鵬 大帥!

三桂 閉嘴! 來人!

(馮鵬的臉騰緊緊地釘視着大壽, 阻礙得很窘。)

(侍衛入。)

三桂 把他押下去, 斬了!

(侍衛剛欲拉馮鵬, 馮天吼一聲, 拔出劍來。)

馮鵬 讓我自己來! 大帥, 想不到我這幾天日夜所担心的事情, 果真發生了! 大帥, 難道你真的是聰敏一世, 懵懂一時, 這樣的沒有眼光, 這樣的容易受奸人的煽動, 要去投

降撻子，做個遺臭萬年，世世受人唾罵的賣國奸賊嗎！我決不願意看見我追隨了一十六年的主帥，會變成個沒有氣節，不顧廉恥的宵人！我更不願意大明朝三百多年的江山，會被你出賣了，會被你去送給撻子的手裏！大明朝萬歲！（說罷拔劍自刎，劍落，倒地。）

大壽 哈哈，哈哈，哈哈！這真是個傻瓜……

（吳三桂在祖大壽的笑聲裏，頹然地坐下。）

——幕急下——

第三幕

北京，紫京城內。

皇宮裏的內殿，從富麗華奢喬皇中，顯得出一些零亂與衰頹。

幕啓時，空氣顯得很緊張，吳三桂已經勾引了清兵，重重圍住了北京，李闖的部隊正在城外猛烈抵抗。

李闖，劉宗敏，李巖，谷大成，牛金星五人正在內殿愁眉不展，憂心着軍事。

李闖 他媽的，吳三桂這不要臉的東西，借了撻子的兵來跟我們打，這算是本領嗎？他媽的，我老子死也不會服他的，憑他媽的狐假虎威，狗仗人勢，老子非同他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金星 怎麼老天爺就這樣不夠義氣，你幫李大王的忙，就應該幫到底呵！

李巖 這個話可不能這麼說，與其怨天尤人，不如來責備責備我們自己！喂，老牛，你以為我們自——做的都是對的嗎？

金星 李巖，咱們今天倒要問個明白，自從我們進了北京以後，你總是愛跟我鬧整扭，這是什麼玩意兒？咱們今天要把這個賬算一算，媽的你算讀過書，做過秀才，如今沒有做着丞相，就專門跟我搗蛋，是不是？哼，你別小看了我，我牛金星現在也會寫自己的名字了呢。你別在我面前神氣！

李巖 丞相請息怒，事到如今，我們也該問問自己的良心，問問咱們帶兵進京以後的所作所為，要再照這樣下去，別說京城不保，就是我們將來，恐怕也不會有……

李闖 閉住你的嘴！京城還沒有失守，你倒先洩起氣來了，你是什麼心肝，也算我瞎了一隻眼睛，用了你這麼個狗頭軍師！一竅不通，既不會用兵，又不曾打仗，什麼軍師不軍師的，滾你媽的蛋！

宗敏 得了，得了，是要大家來開軍事會議的，商量商量國家大事，你們倒先吵起架來了，

這又何苦呢？京城已經很危險了，自己人還跟自己人鬥什麼嘴？

大成 宗敏的話不錯，我們應當好好兒的商量商量國家大事呵！怎麼可以鬥起意氣來？

我看大王跟牛丞相的火氣未免太大了一點！

金星 什麼？我火氣大？

李闖 什麼火氣太大？混蛋！

宗敏 兩位大哥，有話回頭再說，讓我們先來好好地商量商量，把陳圓圖送回給吳三桂呢，還是不送回？

李闖 問我嗎？我贊成把吳三桂的全家都殺了！

李巖 可是這不但是無濟於事，而且反而會把事情弄糟了！

金星 他媽的，你又來替吳三桂說情了？

大成 丞相，丞相，各人有各人的意見，這可不能強迫別人跟你一樣的，丞相爲的是大王

的江山，李軍師這樣的忠心耿耿，也無非爲的是大王的天下呵！

李闖 照我的意思，先把吳三桂父親的頭砍下來，派人送去，嚇唬嚇唬吳三桂這小子，如果我再這樣逼人太甚，他媽的，我們就不跟他客氣，就連他所最心愛的陳圓圓，也都給他宰了！

大成 大王，你以為吳三桂還懂得忠孝兩個字嗎？當初他父親勸他來歸降我們，他就一口拒絕了；如今又引了撻子兵到中國來，想壓倒我們，這還不夠，你還沒有看見他，現在留着辮子，穿了撻子的服裝，早就忘了他自己是個中國人啦！

李巖 但是我總覺得吳三桂決不是單單爲了陳圓圓一個人，才這樣不顧一切的去借了撻子的力量來跟我們作對的！吳三桂在回他父親的信上不是明明寫着，他寧願去賣身投靠建州，可決不願意向下賤的鐵匠稱臣嗎？

李闖 （勃然大怒）什麼鐵匠不鐵匠的，李巖，我提醒你，你說話可要小心一點，如今我是君，你是臣，我是你的皇上，你是我的下屬，講起話來，就得有些分寸，你應當稱我爲陛下，胆敢這麼鐵匠鐵匠的無理！

李巖 (虔敬地) 是,陛下!我想,這次吳三桂進攻京城,倒並不在陳圓圖的身上,不把陳圓圖放還給吳三桂,果然是打,就是把陳圓圖放還給他,也決不會就此肯跟我們停戰的!

金星 哈哈,這就是我們軍師老爺的妙計,是把陳圓圖放呢,還是不放?說來說去,結果還是莫明其妙!

大成 大王不是已經願意把陳圓圖跟他的父親送還給他,跟吳三桂平分天下,共作中國的主人嗎?

李巖 恐怕吳三桂的野心還不止於此吧?

李闖 誰和你們說講和來的?憑吳三桂那麼一個不要臉的賣國賊,我會跟他講和?那簡直是笑話!他媽的,我倒要親自來問問他老子看。來人呵!

(侍衛在外應聲入。)

宗敏 快去把吳襄給我押上來!

侍衛 喳！(下)

(時遷連的傳來了一陣呼喊聲，有火焰隱約。)

大成 哦，你們看，前方的仗越打越緊了，恐怕我們的兵敗下來了！

宗敏 你這小子說兩句吉利話，好不好？

李闐 他媽的，這些兵也太沒有用了，讓我親自上城去督戰！

金星 大王真是太傻了，現在已經做了皇帝啦，怎麼還要親自上城去督戰呢？

李巖 大王要去親自督戰，我贊成，我贊成，至少也可以鼓勵鼓勵軍心啊！

金星 這也是你軍師老爺的好主意，萬一大王受了傷怎麼辦？

李巖 難道說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反應該勸大王留在宮裏，縱情聲色，像過去那樣，

連七八天都不出宮去上朝不成？

李闐 什麼？李巖，你話可得說明白一點！本大王縱情聲色，不去上朝，難道是我的錯？

李巖 至少是完全受了牛金星的慫恿！

意的來幫助大王，我是怕他年少氣盛，別因為一時感情衝動，誤入歧途，造下了千秋萬世不可泯滅的恥辱！至於我的逆子對於陳姑娘的確是很寵愛她的，可是，知子莫若父，我想這一次決不會單單爲陳圓圓而來進攻京城的，一定是另有原因。

李巖 那末我們將陳圓圓送回給他，是否可以使他停戰呢？

吳襄 我覺得，把陳圓圓送回給他，雖然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但也未嘗不可以試試，可是，最好讓我先去當面教訓他一番，先讓他知道知道引狼入室，是決不會得到好結果的，趁早懸崖勒馬，那末，對中國也許還能盡忠，對吳門也許還能盡孝！

李闖 他媽的，這倒的確是個好辦法！怎麼我們想來想去就沒有想出來？對了，那末你先上城去跟你兒子當面的談一談，看看這小子，到底怎麼樣？

李巖 請吳老先生好好地跟令郎勸導勸導，中國人跟中國人有什麼不好商量的，我們大王早已經願意跟令郎平分天下了，若使他再要這樣執迷不悟，兩敗俱傷，不用說，恐怕在撻子的手裏，令郎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好結果！

吳襄 我的本意也就是如此。大王縱使有什麼差錯，但到底這座江山還在中國人的手裏！像他現在這樣，引了撻子的兵進來，京城一失，這座江山，恐怕轉眼就要落到撻子的手裏去了！

李巖 吳先生說的正是！也許令郎被奸人所利用，或者是被什麼花言巧語所蒙蔽了本性，以爲撻子真是容易對付的，到將來，有一天吃了大虧，才懊悔起來，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吳襄 是的……

（時遠遠又傳來了陣陣的呼喊聲。）

大成 那末就請吳老先生走吧！

李闌 那麼，弟兄們，誰陪吳老先生去丞相，我看你陪他……

金星（急忙拒絕） 還是讓谷大成去吧！

大成 好，就讓我去，吳老先生，我們走吧！

(二人下)

李闖 來人呵！去把陳圓圓給我押上來！

(侍衛在外應聲)

李闖 他媽的，這老頭兒倒很難得！真是可惜，這麼個深明大義的父親，偏偏就生出了這麼一個不肖的兒子！真是雜種！

金星 對，真是雜種！

(時陳圓圓被侍衛推入台中，圓圓驚恐地站住。)

李闖 喂，你是叫陳圓圓嗎？

圓圓 是的！

李闖 你知道你的吳三桂已經投降了撻子，現在正在圍攻本大王的京城嗎？

圓圓 我不知道，也不相信！

李闖 你不相信？

圓圓 我不相信！將軍是深明大義，決不會去投降撻子的大王，不能這樣侮辱他！

（暗處又傳來呼殺聲。）

李闖 什麼？我侮辱他？他已經投降了撻子，難道這是假話嗎？他現在帶了自己的兵，再加了撻子三十萬人馬，乘我不備進了關來，包圍了京城，你不聽見遠遠的殺聲嗎？這就是你所相信的那小子幹的好事！

圓圓 真的嗎？不會的！我想吳將軍決不會幹出這樣喪心病狂的事來，居然去投降撻子的！吳將軍久駐關外，鎮守邊疆，大小百戰，把撻子們打得落花流水，從此就不敢有什麼舉動！吳將軍爲國爲家，爲大明朝的江山，建立了不少功勞，所以崇禎皇帝當朝的時候，才這樣重用他，並且還封他爲平西伯。這樣赫赫威名，不可一世的功臣名將，怎麼會突然叛國變節，去投降撻子的呢？

李闖 哼！你們這種娘兒們懂得什麼？吳三桂這樣甘心賣國求榮，他媽的，你倒不忘舊情，有意來替他洗刷呢！你還沒有看見他現在已經留起辮子，像條豬尾巴似的拖在屁

股後面，還穿了撻子的衣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活像他媽的一條死瘟狗！哼！我看你這小娘子也跟我李闌一樣，瞎了他媽的一隻眼睛，會跟上這麼一個不要臉的東西！

圓圓：不，大王，你不能這樣侮辱他！當初賤妾跟吳將軍的時候，他正是一個有作有爲的少年英俊的大將，我相信他一定能夠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來的，所以當初田國丈把我許給他的時候，我就心甘情願的嫁給他！這幾年來，他雖然一直鎮守在邊關，但是我總相信他依舊是一心爲國，決不會變的！

李闌：不會變的？你這小娘子真是太死心眼兒了！你不親眼看見，我看你是不會相信我李闌的！

（谷大成急急上。）

大成：稟大王，大事不好了！

李闌：什麼事？

大成：吳三桂親自率領了撻子兵攻進西直門！

金星 攻……攻進西直門！

李闖 什麼？拿我的劍來，快拿我的劍來！（左右遞劍給李）弟兄們，你們不要慌，各自留守後宮，讓我上城去親自督戰！（向着陳圓圓）來，陳圓圓，跟我一起上城去親自看看你的吳三桂，那個賣國的好賊！（拖着陳圓圓出）

宗敏 （拔出劍來）大王，我也去！（急步隨李闖出）

（呼喊聲愈緊愈高，有火光閃現。）

金星 呵，這……這……這怎麼辦？李巖兄，這……這怎麼辦？

李巖 丞相請鎮靜一點！萬一有什麼不幸發生，慌張也是沒有用的！

金星 我……我……我早就主張退出京城，大王偏要娶吳三桂，拚個明白……好……

……現在……現在……李巖兄，望那一個門出去比……比較安……安……安全一些？

李巖 怎麼？丞相就想作脫身之計了嗎？

金星 這……這……這……

(時劉宗敏急入)

宗敏 不好了，外城給攻破了！大王中了箭……受了傷！

金星 什……什……什麼？

李巖 大王中……了箭？中在那兒？

(時左右已扶着李闖踉蹌而入，陳圓圓隨入)

(李闖被扶在椅上。李劉牛及陳圓圓急上前攙視，血流滿胸，一根箭還兀然插在左脅。李闖已經昏了過去)

宗敏 大王，大王！

李巖 (拔出箭來) 呵，這是撻子的毒箭！藥性一發作，皮肉馬上就會全爛掉的！快，快到

我屋子裏去拿我的藥包來！

(一侍衛應聲)

金星 大王，大王，外……外……外城真的攻破了沒有？

（陳圓圓默默地看着鮮血，看着毒箭，同情地嘆息了一聲。）

圓圓 血！這麼多的血！

李巖 老劉，撻子兵攻進來了沒有？

宗敏 攻進來了！

金星 呵？攻進來了，攻進來了？這怎麼得了？這怎麼得了？

（時呼喊聲愈傳愈近。）

李巖 那麼馬元龍，劉伯清，唐通他們呢？

宗敏 他們正在守着紫京城呢！

金星 道……道……道……這可怎麼辦？逃逃都逃不出去了！

宗敏 弟兄們，你們好好地照顧照顧大王，我去跟吳三桂拚個死活，他媽的，吳三桂不死，

就是我死！（說罷拔着劍出）

金星 我……我……以後怎麼辦？

(時呼喊聲愈亂愈緊)

(李圓這時蘇醒了過來，但是創口是非常的疼痛)

李圓 哎喲！(咬了咬牙根，霍然挺身坐了起來。)怎麼回事？怎麼我回到這兒來了？這個女人是誰？

圓圓 稟大王，我是陳圓圓！

李圓 啊，我記起來了，陳圓圓，你的吳三桂好毒辣的心呵！(自己低頭撫視着創口)你看，他這樣暗箭傷人！

(時侍衛拿了藥包來，李圓解包爲李圓敷藥)

李圓 大王敷一點藥吧！

李圓 一點兒小傷，不妨事！

李圓 可是這枝箭是有毒的！

李闖 管他呢！戰事怎麼樣了？

金星 外……外……外城給攻破了……

李闖 （霍然直立起來）什麼？你們這些沒有用的王八羔子，還敢在這兒幹什麼？怎麼外城好讓敵人攻破了？

（時呼喊聲混戰聲已經愈逼愈近。）

李巖 大王你請先歇息歇息一下吧，宗敏已經上陣去了！

李闖 不成，我非得自己去不可！

（陳圓圓這時忍不住了，也脫口向李闖請求。）

圓圓 大王，你不能去，你身上還帶着傷呢，你看，血……

李闖 哈哈，娘兒們真是少見多怪！血，這麼一點兒血，算得了什麼！咱們要怕血，那還幹得了什麼事？

圓圓 可是還請大王先保重自己的身體要緊！

李闖 要在平時，陳美人這一番好意，我一定要領受了，可是如今已經是大難臨頭，我不能眼看着撻子的兵打進京城來，我現在什麼都不想了，就是我死了也沒有關係。祇要我還有一口氣，我一定得跟撻子拼命，一定得跟吳三桂這小子拼命，我不能讓老百姓後來罵我，說是中國的這一座江山，亡在我李闖的手裏！我的劍呢？

圓圓 呵，大王！

李闖 （對左右）快拿我的劍來！

（時呼喊聲愈逼愈近，劉宗敏滿身是血，跌跌撞撞的進來。）

宗敏 大王，不……好……了！（說完就跌倒在李闖脚下）

李闖 老劉，老劉……（淒然，但是立即振作）劍，劍，劍！

（人聲鼎沸，呼喊聲，哭泣聲，慘叫聲混成一片。）

（時吳三桂拖着辮子，穿了胡服，後隨衆兵，轟湧而上。）

（吳三桂看見了李闖，就大聲的叫囂。）

三桂 李闖，你往那兒逃？

李闖 笑話，我李闖是決不逃的！吳三桂你是個英雄好漢，咱們今天就單身匹馬的來打

過明白！

（吳三桂看見李闖受了傷，手中又沒有武器，就放大了胆。）

三桂 好！

（吳三桂提起手中劍，直向李闖刺去，二人交戰數合，李闖仆地。）

（陳圓圓見狀，大驚，急奮身把吳三桂拖住。）

圓圓 不，不，三爺，不能，不能！

（吳三桂返身見是陳圓圓，大怒。）

三桂 我還當是誰呢，原來是你，你這賤貨！你爲什麼還活着？

（陳圓圓以爲吳三桂還熱戀着她，到現在，才恍然大悟，失望與悲憤交併，迫使她痛哭失聲。）

圓圓 呵……

三桂 你倒還有臉來見我？還不快跟我死去！（提起劍來欲砍陳圓圓）

（時吳襄入，衣衫零亂，一望而知是亂軍中掙扎過來，吳襄看見吳三桂欲砍陳圓圓，急叫）

吳襄 住手！

（吳三桂返身見是父親，急迎上去。）

三桂 父親！

吳襄 滾開！誰是你的父親？我吳家世代忠良，從沒有出過像你這樣的逆子，想不到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忘根背本的禽獸！甘心賣國求榮，去做異種異族的奴隸！還要引狼入室，帶着撻子的兵來，侵占中國的土地，殺戮中國的人民，我不懂你竟會喪心病狂到這個地步！你看你居然就拖起辮子，穿起撻子的衣服，你還有什麼面目去見你家鄉父老？現在我不是你的父親，你也不是我的兒子！

三桂 （懊惱地） 父親，你就不知道我心裏的苦衷……

吳襄 我不知道，我也不願意知道！吳家世代清白，會出了這麼個不肖的子孫，好，乘着江

山還沒有變色的時候，就讓我們同歸於盡吧！

（吳襄說完，就向吳三桂撲去，但恰恰被吳三桂手裏的劍刺個正着，吳襄大叫，仆地死。）

三桂 父……親！

圓圓 （奔到吳襄屍前，痛哭。） 爸……爸，爸爸！

（吳三桂惱羞成怒，無從發洩，用力的把陳圓圓一推，陳被推倒地。）

三桂 快給我滾開！

（時李闖已勉強支撐起來，提着劍，怒罵。）

李闖 吳三桂，你這大逆不道的奸賊，你這狼心狗肺的禽獸，你投降了撻子，又害死了自

己父親，既不忠，又不孝，我李闖要除去你這奸賊！

（吳三桂舉起劍來就向李闖砍去，李闖就舉劍對抗起來。）

（戰不數合，吳三桂被擊倒地。）

（陳圓圓見狀驚慌，急忙趕過來拉住李闖手臂。）

圓圓 大王，剛才吳將軍已經饒過了，現在你也應該刀下留情！

李闐 哈哈！你的劍在這兒，拿去，拿去！你要不服氣，快起來，我們再來過明白！

（吳三桂惱羞成怒，突然從腰間拔出鏢來，朝着李闐便擲，李闐躲閃，鏢赫然插在柱上。）

（這時李闐的部將唐通、孫昂、史定等入，吳三桂見勢不敵，急忙向邊門逃出。）

唐通 大王，吳三桂的兵都給我們殺退了！我們快殺出去！

孫昂 大王，快殺出去！

李闐 （指着吳三桂逃出去的邊門）好，吳三桂，我今天就饒了你條狗命，弟兄們！衝出去！

李部將等 衝呵，衝呵！

（嘶殺聲響成一片，李闐挾着陳圓圓，劉宗敏亦負傷起立，帶領着部將奮勇衝出。）

——幕急下——

第四幕

西北，絳州境內。

吳三桂的營帳。雖是在軍中，但是佈置得相當的華麗，在華麗中也就顯然襯托出這是統帥的營幕。

時近薄暮，在淡淡的夕陽裏，傳來了尖峭的寒風的呼嘯。

幕啓時，舞台上全是空虛的，祇是幕後傳來了一片歡天喜地的呼呖聲，喧鬧聲，猜拳聲，那是剛才大敗李闖之後，三軍都在慶祝着自己的勝利的歡笑。

俄頃，有人影在帳幕上閃現，慢慢地，陳圓圓穿了襤褸的衣服，偷偷地跑了進來。她四下一張望，認出這確是吳三桂的營帳，又四顧無人，帶着久別重逢的愉快的感覺。她跑到榻邊去，撫摸着吳三桂的征衣，寶劍。

稍久，吳三桂得意的狂笑聲從遠處近來。

陳圓圓急急忙忙地躲在掛着的幕布後面。

吳三桂喝得爛醉，由其舅舅祖大壽攙扶而入。

三桂 舅舅，今……今天我我真是高興極……了！

大壽 是呵，今天連我也高興極了！今天這麼一仗打下來，李闖是再也別想翻身啦！我看你已經醉了，來，躺下歇息歇息吧！

三桂 我……我……我沒有醉，舅舅，你……你知道我吳……吳三桂喝酒……是從來不會喝醉的！

大壽 是啊，我知道你是從來就不會喝醉的！我是說你今天太辛苦啦，你該先躺下休息休息！

（祖大壽把吳三桂扶到榻上去。）

三桂 舅舅，你真是一位賢明多智的軍師，想不到我們真的一鼓作氣，勢如破竹地已經把李闖打到山西絳州來了！

大壽 如果要依了你的話，不肯窮途疾追，而就苟安的登基起來，李闖就一定會死灰復燃，東山再起，那樣一來，那就真的後患無窮了！

三桂 不不要緊！剛才他們檢檢點死傷的人數沒……沒有？

大壽 已經來報告了，這一次我們因為作戰太勇敢了，同時李闖他們也是拚命的抵抗，所以我們的損失也特別的多！

三桂 究竟有，有多少呢？

大壽 大概死了四千人馬，受傷的至少在七八千以上……可是李闖的人馬都被我們打得全軍覆沒了！

三桂 那……那……那末，建州的兵呢？

大壽 建州兵嗎？他們是兵精糧足，所以毫無損傷！

三桂（霍然起身）什麼？又是毫無損傷？他媽的，他們就老是躲在我們的後面，不肯打仗，衝鋒陷陣的都是我們！拿老子們上當？可是我吳三桂不是好惹的，我吳三桂也是

個鼎天立地的英雄好漢，別說一個建州，就是你有十個建州，我吳三桂也決不含糊。

要是逆了老子一根汗毛，哼，老子可就要對不起你們！別說我吳三桂反臉無情！

大壽、（驚恐地）三桂，你躺下，你躺下，歇息一下再說，你知道隔牆有耳，在你是酒醉以

後胡說的，可是，傳到了喀什布的耳朵裏去，回頭他向九王爺跟前一報告，那可就麻煩了！

三桂 哈哈，麻煩什麼麻煩？舅舅，你怕九王爺，可是我吳三桂却不怕他！別說一個九王爺，就是十個九王爺，又敢拿我怎麼樣？

大壽 三桂，你真是越說越胡塗了，好好的休息一下吧！別再這麼胡說八道的！

（祖大壽匆匆出，吳三桂躺在榻上繼續囁語着。）

三桂 什麼胡說八道？舅舅，我這是說的真心話呀！你又要勸我不要得罪建州，不要得罪

九王爺，是不是哈哈哈哈，舅舅，我倒要勸勸你，你別太怕九王爺，太怕建州了，我們已經

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來！舅舅，你不能太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呀！

舅，老實說，建州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舅舅，你說這一次把李闖從京裏趕出來，一直趕到這兒絳州，把他殺得個落花流水，是誰的功勞？還不是我吳三桂一個人的功勞？建州兵，他媽的，他們幫了我什麼沒有？出了什麼氣力沒有？沒有，沒有，一絲一毫都沒有！祇是不費一點兒氣力，跟在我們後面填防！現在我自己損失了不少人馬，好不容易把李闖打平了，回頭人人都說是因為我借了建州的兵，靠了建州的幫助，才把李闖打平的！舅舅，我真懊悔當初就不該聽你的話去向建州借兵的！弄到現在，不但我的功勞，完全給他們占去了！而且別人還在罵我引狼入室，爲虎作倀！再說，我要做皇帝，我也不用靠他們來幫助我呀，李闖都給我打平了，江南的史可法，鄭芝龍他們，更不要擺在我的心上了！（時圓圓已從幕布後跑了出來，慢慢地跑近吳樹邊，吳繼續在說着。）所以，舅舅，我真懊悔當初聽了你的話，跟你到建州去借兵的！

圓圓 可是……現在還來得及……要再遲了，那就更糟了！

三桂 （還沒有覺察是陳圓圓）你說什麼，舅舅！

圓圓 我說現在還來得及，要再遲了，那就更糟了！

三桂（昏昏沉沉地）現在還來得及，要再遲了，那就更糟了？舅舅，這……這是什麼意思？

圓圓 我的意思是，你現在覺悟，那末回頭是岸，若是再要晚了，等建州的勢力統制了整個中原的時候，那時你再覺悟，那已經晚了！

三桂 現在覺悟舅舅，現在又有什麼辦法？

圓圓 現在，你的人馬雖然已經死傷了很多，李闖的手下也祇剩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還好，你們總都還有人馬，你們都還是皇帝的子孫，自己的弟兄，古語說：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趁這時候，趕快跟江南的史可法、鄭芝龍等部隊聯絡，不許個人以前的恩怨，就這樣大家團結起來，聯合起來，抵抗當前的大敵，趁建州的勢力還沒有到根深蒂固統治中原以前，你可以出其不意，反攻過去，管保把他們打得個一敗塗地，把他們全部趕出關外去！

三桂（半醒半醉地）什麼舅舅，你……你……你……你會說出這這這樣的話？

圓圓 呵，還請三爺恕罪！小妾忘了跟將軍請安！

三桂 什麼你……你……你是誰？

圓圓 啓稟三爺，小妾就是圓圓！

三桂 圓圓？圓圓？圓圓是誰？（思索了一下，突然清醒地問。）喔，原來是你！你……你怎麼會在絳州？怎麼會跑到我這兒來了？

圓圓 稟啓三爺，小妾是特地來看三爺的！

三桂 什麼？是特地來看我的？好好的歷寨夫人不做了，特地到這兒來看我？（一把抓住了圓圓的頭髮。）快說，你到這兒來幹什麼的？你怎麼會走進我這兒來的？我知道，你是奉了李闖之命，來刺探軍情的，是不是？

（圓圓給吳抓住了頭髮，出乎意外的一驚。）

圓圓 不是，不是，三爺，求三爺顧念我們過去的恩情，讓小妾細細地來稟告三爺。

三桂 那末你突然的到這兒來幹什麼？怎麼李闖會放你到這兒來的？快說，快說！

(吳整了手，把陳圓圖一推，推至角上。)

圓圖 請三爺放心，小妾決不是要來加害三爺，正相反，也許對於三爺有一點幫助！

三桂 幫助？我知道了，李闖現在已經是到了山窮水盡，走頭無路的時候了，他沒有別的法子，祇能使用一下美人計，要你跑到我這兒來，要我念在跟你過去的情份上，來向我說情，跟我求和，是不是？

(吳三桂粗橫地追逼過去，陳圓圖突然掩面哭泣起來。)

圓圖 想不到……我們分別了一年還不到，三……三爺就……就這……這樣的變了！

三桂 我……我變了？咱們倆看是誰變了！在我離開京城，回到關外去的那天晚上，你是那麼樣的山盟海誓啊！現在海倒沒有枯，石也沒有爛，你的心却已經變了，心甘情願的去跟上那個下賤的鐵匠，那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

圓圖 (受到這樣的委屈，失聲地哭了，可是遂即又歇思底里地喊。)沒有，沒有，完全沒有！三桂 還沒有，你祇能去哄哄不懂事的小孩子！記得我破京的時候，我原可以一刀結果

了李闌的性命，你却跟他求情，饒了他一條狗命！

圓圓 可是您別忘了，我也向李闌說情，饒了你一條性命！

三桂 （被圓圓揭破了他的瘡疤，惱羞成怒。）你說什麼？滾出去！

（陳圓圓失望極了，悲痛極了，乘吳不備，突然把桌上的寶劍奪了下來，吳過去搶，祇搶到了劍壳，以爲是陳要刺他，大吃一驚。）

三桂 你……你……你……你要幹麼？

圓圓 我從小也是知書識字的，知道好男應當爲國盡忠，烈女應當爲夫殉節；我所以沒有在李闌破京的時候自刎，一來我沒有能夠見到三爺的最後一面；二來我死了，我將永遠洗清不了自己的污名。所以我就一直苟安到了現在，我活着，我活着，爲的是希望能夠見到三爺的最後一面，也好親自向三爺表白我自己的心跡。我蒙三爺寵愛以後，我決沒有，也決不肯失身給第二個人，李闌雖然是個粗人，但是也懂得一點大義，所以也沒有強迫我從他，我的話已盡於此，雖然三爺一定不會相信，但是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我的惟一的希望，能夠看到三爺的最後一面，已經給我達到了，

自問於心無愧，我去了，願三爺珍重自己的前途……

（圓圓提起劍來剌頸，急給吳搶下了。）

三桂 慢着，慢着，圓圓，我們有話不妨細談，你何必自尋短見呢？

（陳圓圓淚歎歎下，吳三桂把陳扶到榻上坐下。）

三桂 圓圓，這這可不能怪我……人人都那麼說，這叫我怎麼能夠不猜疑呢？

圓圓 ……（權橫哭泣着）

三桂 圓圓，你別哭啦，我相信你就是啦！來，來，告訴我，爲什麼李闖會放你到我這兒來呢？

圓圓 因爲……（哭泣着）

三桂 因爲什麼？圓圓，圓圓，告訴我，告訴我！

（陳圓圓拭着眼淚，慢慢的抬起頭來，望望吳，思索俄頃，旋即從衣服中掏出一封信來。）

三桂 信，誰的信？（急忙接信，看）李闖來的？

圓圓 剛才您三爺自己還說來着！

三桂 剛才我說什麼來着？

圓圓 剛才三爺不是在懊悔去向撻子借兵的嗎？

三桂 什麼？（知道陳已經覺察，急忙掩飾。）呵，那是我喝醉了酒，說的醉話，怎麼好當真呢？

說老實話，我要倚靠他們的地方還正多着呢。圓圓，我問你，你爲什麼要跟李闖帶這一封信給我？

圓圓 一來是我的性命在他的掌握之中，祇有這樣，他才肯老老實實的放我走，二來：

三桂 二來呢？

圓圓 二來，我自己也願意把李闖這封信帶給您三爺……

三桂 什麼？你願意帶這一封信？

圓圓 是的，我願意，我願意三爺早一點跟李闖早日聯合在一起！

三桂 哼！圓圓，你大概受了李闖的指使！……

圓圓 不，我決沒有受他的指使，我雖然是一個女流，但是也懂得螭蚌相爭，漁翁得利的道理。李闖雖然是個粗人，但還都是中國人，但求三爺能夠看在自己人的面上，跟他言歸於好，他手下現在還有幾萬人馬，若是三爺能夠跟他們講和，他們個個都肯不計前仇，人人都願意爲三爺効勞，同心協力的把撻子趕出去！

三桂 笑話，就是我與三桂果真跟建州有什麼意見，也決不致於要李闖來幫助我！何況我跟建州一點也沒有什麼芥蒂！圓圓，想不到，幾個月不見，你居然變做李闖的說客來了！

圓圓 請三爺饒恕我，我決不是他的說客，我也決不敢袒護李闖，李闖確實是有很多不對的地方，但是比起撻子來，那是要好得多啦！

三桂 （怒形於色） 你這個話怎麼說？

圓圓 三爺，請你別生氣，你不是允許我有話細細地談嗎？三爺，您記得在昌平州，李闖不

是跟三爺打過一個大勝仗的嗎？在那時候，我也跟着他們回到昌平去，呵，那是我今生今世永遠忘不了的可怕的景象呵！一路上，我親眼看到了許許多多男男女女的死屍，那都是當撻子敗退的時候，給撻子們殺害的呵！有的給割去了一隻胳膊，有的給砍斷了兩條腿，我看見一個兩三歲的小孩子，是那麽可愛的一個小圓臉呵！可是他卻給撻子刺破了肚子，呵，我更看見，有許多年輕的漂亮的女人死屍，她們都光着身子，兩隻奶子給割掉了，腸子流在一地……呵，天下有比這樣的事再淒慘再傷心再可怕的可嗎？當我們進城的時候，城裏的老百姓，都圍着我們，哭哭啼啼的告訴我們，撻子是怎樣的虐待他們，怎樣的殘殺他們！有的告訴我們，他們的房屋都給撻子燒光了；有的告訴我們，他們的財產都給撻子搶去了；有的告訴我們，她的一個一歲都不到的小孩子，給撻子用尖槍刺死了；有的告訴我們，他的一個七十多歲的母親，給撻子強姦死了；呵，千千萬萬的房屋，都給撻子燒掉了；千千萬萬的財產，都給撻子搶去了；千千萬萬無辜的老百姓，都給撻子殺死了！呵，三爺，你是在營帳裏，你決不會想

到撻子們對待我們的老百姓是多麼的殘酷，多麼的狠毒，多麼的惡辣呀！

三桂

（感動地）

圓圓 三爺，無論怎麼樣，我們自己人跟自己人總有商量的餘地，爲了大明朝的天下，爲了中原的主地，爲了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更爲了三爺您自己，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再也不能跟李闖打下去了！再也不能自相殘殺，給撻子一個趁火打劫的機會啦！

三桂

圓圓 三爺，我求求您，趁早跟李闖聯合起來，趁早把撻子趕出關外去，現在還來得及，到將來，撻子一深入了腹地，統治了整個中原，那時候，三爺跟李闖的手下都沒有入馬了，恐怕三爺您再懊悔都來不及啦！

三桂 我不是說過了嗎？我吳三桂已經發過了誓，不把李闖殺得片甲不留，是決不甘休的！至於旁的事情，等我統一了江山以後，我自然有我的辦法！

圓圓

（突然地）

啊……三爺……難道您真的非把李闖逼得山窮水盡嗎？這對於您

三爺也沒有什麼好處的呀！

三桂 圓圓，你少管閑事！這種事情你們女人懂得什麼！

圓圓 三爺，難道您自己也不肯跟自己打算一下嗎？現在民心還都歸向明朝，李闖又肯不念前仇，聽三爺的指揮，祇要三爺登高一呼，全國一定會立刻響應，一定會同心協力的把捷子打出中原去的，這正是三爺一個洗刷您自己清白的最好機會！

三桂 你說什麼？洗刷我自己的清白？

圓圓 三爺，難道您就沒有聽說每一個受過捷子欺侮的老百姓，都在咒罵着您嗎？

三桂 （羞慚地） 咒罵我？誰敢咒罵我呀？

圓圓 他們都在咒罵三爺，都說是您勾引了捷子進關來害自己老百姓，老百姓受捷子這樣的欺侮，這樣的屠殺，都是您，您三爺的罪過！

三桂 （惱羞成怒） 我不許你這樣說！

圓圓 不，三爺，我要說，我要說，爲了你的前途，我要說！我要告訴您，不然您也許還不知道，

凡是撻子到過的地方，老百姓那一個不在恨您，那一個不在罵您，那一個不在咬牙切齒的咒您！那一個不在背後說您投降外人，引狼入室，讓自已人受到這樣的災難！

三桂（苦痛地）難道這都能怪我嗎？

圓圓 不怪您，難道能怪他們嗎？您當初進關來打李闖的時候，不是口口聲聲說是替大明朝報仇，替老百姓伐罪的嗎？可是他們現在都明白了，這是撻子要亡我們的族，滅我們的種的詭計，而您三爺却上了他們的圈套，還不知道！

（時幕後人聲鼎沸，女人淒厲的慘叫，小孩號淘的哭喊，兵士們粗魯的呼吼，混成一片。）

圓圓 三爺，您聽，那恐怕又是撻子兵在騷擾這兒的老百姓了！

（時吳三桂部將夏國相匆匆入。）

國相 稟告大帥，幾個撻子兵喝醉了酒，又在街坊上鬧事，請大帥裁奪！

三桂 那……那有什麼辦法？他們是客軍，我們總得跟他們客客氣氣！

國相 那是他們先不跟我們客氣呵！何況大帥今天已經頒佈了命令，若是再要騷擾民

間，一定要從嚴懲辦，現在他們這樣不是明明藐視大帥的法令嗎？依在下的愚見，我們先把他們抓了來，軍法從事！

三桂 不行，不行，他們是撻子，就得交給撻子們去辦！

國相 這有什麼用呢？交給他們去辦，馬上就把他們放了，回頭反而得罪了他，上九王爺那兒去一呈報，那就更麻煩了！

圓圓 若是再這樣放任下去，大帥，您自己的部下可也就沒有法子管束了！

三桂 總而言之，現在什麼事都別談了，等我統一下江山之後，我自然有我的辦法！國相，沒有什麼事，你出去吧！

國相 是！（悻悻而去）

（幕後，小孩哭絕叫了一聲，女人凄厲的呼救聲漸漸遠去。）

（吳三桂靜默諦聽，圓圓蹙着眉黛，嘆息地才下着。）

（陳圓圓蹙地記起了一件事，急向吳問。）

圓圓 (突然地) 那兩個李闌的部將呢?

三桂 你是說給我活捉過來的那兩個李闌部將嗎? 現在還押着呢!

圓圓 三爺, 您能把他們放回去嗎?

三桂 放回去? 我憑什麼要把他們放回去?

圓圓 (遲疑了一下) 那末, 三爺, 您能不殺掉他們嗎? 這兩個人是李闌部下最勇敢最善

戰的!

三桂 我也知道。難道要我放虎歸山, 回頭傷人嗎? 對了, 我還沒有親自審問他們呢! 來人!

(一侍衛入。)

三桂 去把昨天活捉過來的那兩個李闌部將給我押上來!

(侍衛應聲出。)

圓圓 您打算把他們怎麼樣呢?

三桂 我要他們投降我!

圓圓 他們不肯呢！

三桂 哼！不肯，我就宰了他們！

（時對大壽入）

三桂 舅舅！

大壽 怎麼？你酒醒了嗎？剛才我有點事情出去，所以就沒有陪着你。這位是——？（眼睛

注視着圓圓）

三桂 舅舅，您猜猜看是誰？

大壽 是你剛才派人在城裏弄來的？你可得當心，不要回頭給姍姍知道了，打翻了醋罐

子！……

三桂 舅舅，你還不知道她是誰嗎？

大壽 是誰？看樣子，雖然是穿得這樣破破爛爛，但是祇要一打扮，可確實漂亮得很呢！

三桂 她就是陳圓圓！

大壽 呵，陳圓圓，不就是田國丈府上的侍……呵，就是你從田國丈府上新娶回來的陳

姑娘嗎？

三桂 哈哈，就是她，就是她。

大壽 （對圓圓）久仰，久仰。

三桂 （呵，圓圓，快給舅舅請安！

（圓圓行禮，祖大壽扶住。）

大壽 算了，算了，現在是在軍中，以後到家再補禮吧！可是，圓圓，你不是給李闖強搶了去嗎？怎麼會到這……這兒來的？

（陳圓圓很窘迫。）

三桂 （急為掩飾）是……是……是她趁兵慌馬亂的時候，偷偷地逃出來的！

大壽 逃出來的？（假裝着相信）那那算是再好也沒有啦！英雄美人在軍中破鏡重圓，這正是後來騷人墨客的一段最好的風流佳話。圓圓，你真是好大的福氣，如今李闖快

要勦平了，江南的明朝那些蝦兵蟹將，也不消那麼幾天，就可以把他們完完全全消滅了，到那時候，你的三爺得勝回京，那就管保封你個正宮娘娘了！

圓圓（疑懼地）三爺這這是怎麼會事……？

大壽 圓圓，你不懂嗎？那就是說我的三桂就快要登基，做萬民的主宰了！

圓圓 三爺要做皇帝是真的嗎？

三桂（驕傲地）這爲什麼不真呢？像李闖這麼個下流的傢伙，他可以做皇帝，難道我

吳三桂就不可以做皇帝嗎？

（陳圓圓突然哇的哭了出來。）

大壽 圓圓，這這是爲什麼？三爺快要做皇帝，這在你高興都來不及，怎麼反而哭起來了？

三桂 哈哈，舅舅，別理她，娘兒們那會懂得這許多？哈哈，來人！

（一侍衛入。）

三桂 把夫人帶到後面去！

（陳圓圓無可奈何地拭着眼淚，快快地隨侍衛出。）

大壽 這未免有點不識抬舉！

（時谷大成，劉宗敏，鐵索纏纏地被押解而上。）

大壽 怎麼，三桂，你要親自審問他們？

三桂 是的，這兩個是李闖手下最饒勇的部將，我要親自向他們曉以大義，讓他們投降我！

大壽 那很容易，宰鷄焉用牛刀，讓我來，讓我來，你歇息歇息！

（押解谷大成，劉宗敏的士兵正在要他們跪下。）

（谷大成對宗敏堅決地拒絕，士兵用足踢他們的膝，他們還是屹立不動。）

大壽 好了，不跪就不跪，讓他們去！（走至他們面前，和顏悅色地問。）你們兩位過去的戰功，大帥非常的欽佩，所以這一次你們雖然被我們活捉過來，大帥還非常的寬待你們，決不殺害你們，過去因為一時的疏忽，走錯了路，這原也是少年人的常情，算不得

什麼。吳大帥寬大爲懷，祇要你們肯馬上悔過自新，棄邪歸正，我們吳大帥，立刻就會賜你們高官厚爵，不然的話，嘿，那是你們自作自受，可不要怪吳大帥刀下無情！

（谷劉同時發出輕蔑的笑來。）

大壽 你們兩位若是有什麼困難的地方，也不妨明說！你們放心，大帥常常跟我提起你們兩位的武藝，大帥很稱贊你們的，所以你們請放心，給你們的官職一定不會小的！

宗敏 滾你媽的蛋！

大成 少跟我說廢話！

大壽 這這這又何必呢？識時務者爲俊傑，李闖如今已經是山窮水盡了，我們吳大帥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功高萬世，永垂不朽，將來位高至尊……

宗敏 什麼大帥大帥的，誰不知道吳三桂是一個媚外賣國的奸賊！一個比秦檜更無恥更卑鄙的人，去借了外族的兵來害自己的老百姓，還要口口聲聲說是救國救民，你吳三桂這一套謊話，就連三歲的小孩子都騙不過，還用來騙我們？

三桂 我問你們，倒底投降不投降？

大成 問你吳三桂倒底存的是什麼心肝？吳三桂，你可別忘了，是你去把撻子從關外引了進來！是你去放任撻子這樣的糟塌自己的老百姓！是你真正的把大明朝三百年江山輕輕的送給了撻子的手裏！我問你，歷史上有那一個賣國的好賊得到好下場的！

三桂 (氣極，奔上用力擱谷頰。) 住嘴！

大成 吳三桂，你堵得住我的嘴，可堵不住天下人的嘴！

(祖大壽亦用力擱谷頰。)

大壽 住嘴！

大成 (泰然地) 狡兔死，走狗烹，吳三桂，你的報應就在眼前！

(時吳部將夏國相匆匆入。)

國相 報告大帥，據探報，聖旨已經到了大牯村，離這裏祇有四十多里了！

三桂 (大驚) 聖旨那兒來的聖旨?

國相 是從京裏來的!

三桂 京裏那兒來的皇帝?

國相 裏大帥、九王、柯爾袞已經定鼎北京，自稱攝政王，一面已經派人到建州迎接新皇帝了!……

三桂 呵! (頹然倒在椅上) 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

大壽 這……這……這是怎麼一回事呵?

國相 (怒形於色) 問你，這是怎麼一回事!

(劉谷哈哈大笑)

大壽 (慌張) 讓我去問問喀什布去，他他也許知知知道一些!

(祖大壽剛想脫身而出，被吳喝住)

三桂 慢着!

（吳三桂的臉色變得非常難看，咬緊了牙齒，皺着眉，從椅子上起身，慢慢地走近大壽身前，突然一把揪住了大壽的胸脯。）

三桂 是你，是你，我的好舅舅，都是你，害得我上了這麼一個好圈套！

大壽 三桂，這道可不能完全怪我，都是你自己甘心情願的呵！

三桂 我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是你跟九王爺預先安排下了的圈套，由你用甜言密語來把我引進去，再由你用甜言密語來把我調虎離山！你還記得不記得，當我把李闖打敗了，進到京裏，我那個時候，就想登基，先做起皇帝來，你却盡了一夜的功夫，口乾舌焦的勸我先把李闖斬草除根，說得多好聽，爲我着想，哼！原來是想把我騙開京城，好讓九王爺趁虛而入，不廢一兵一卒的得了這座江山！

大壽 我想九王爺不會這樣的……

三桂 算了吧，我的好舅舅！你是我的長輩，我決不會加害你的，你趕快回京去，向九王爺報功去吧！

（吳三桂鬆手，把祖大壽一推。）

大壽 三桂，我一片忠心對待你，想不到你反而這樣誤會我，我還有什麼話說？我走了！

（剛欲拔步走出，看見夏國相提起劍來，遂即放下了臉來。）不過，在我臨走以前，我還要奉勸你一句話，小不忍則亂大謀，你不要太少年氣盛，要做什麼事情，你得先自己估量估量自己還剩下了多少兵力？你要知道，建州還有一百二十萬大軍一動都沒有動呢！我走了，咱們後會有期，願你們多多保重！（從容地，大踏步子，狂笑而出。）

國相（憤慨地）殺了他再說！

三桂（急制止）慢（自言自語地）建州還有一百二十萬大軍……

（時幕後忽起緊急的胡笳聲。）

三桂 什麼事？什麼事？國相，你出去看看！

（俄國國相急入。）

國相 報告大帥，喀什布命令建州兵把我們四周統統都包圍起來了！

三桂 呵，大勢去矣！……

（吳三桂重又頹然倒在椅上。）

大成
宗敬

（大笑）哈哈，狡兔死，走狗烹！哈哈……！

——幕急下——

第五幕

昆明野園，吳三桂的行宮。

園內佈置精緻雅麗，孤松峭拔，綠楊飄渺，極盡詩意。

右側有橋臨池塘，甚廣闊。

幕啓時，一陣嬉笑聲，吳三桂的嬪妃們正在台中草地上談笑。

蓮兒 還有，昨天萬歲爺跟我說，他雖然現在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啦，你們也許都在嫌我老了，可是他實在是人老心不老啊……

（衆笑。）

素芳 還有，他說，他正派了許多人到各處去找一種仙丹，他說要是找到了這種仙丹吃了，他馬上就可以返老還童的，他說他在年青的時候是一個挺漂亮的小伙子，他還

說他要是找到了這種仙丹，也不告訴我們，他就偷偷地吃了，到變成了一個漂亮小伙子時候，就乘夜裏跑到我們的屋子裏來試試我們的心……所以我勸你們以後大家要小心一點才好，真要有什麼陌陌生生的年青人跑進你們的屋子來，可千萬別給他好顏色看，說不定那就是萬歲爺的化身呢！

（衆笑）

瑤卿 他是在做夢吧！我看他就一輩子不會找到這種仙丹！

素芳 那可說不定，萬歲爺有的是錢，有的是權，他要幹什麼，還有什麼做不到的事？

瑤卿 素芳，你也不要把皇帝看得太了不起，你算算看，歷來有多少皇帝，有那一個能活上一百年的？他們誰又不想吃這種仙丹，好長生不老？可是誰都不是到頭來一樣的嗚呼哀哉，一樣的皮肉都給爛掉，一樣的祇剩下了一副瘦骨頭？

蓮兒 你可也不能這麼說，前些日子，我聽說有一個從峨嵋山下來的老和尚，他特地來見萬歲爺，說是有個返老還童的仙方，萬歲爺問他吃什麼，他就說要一百二十個童

男的心，跟一百二十個童女的肝，跟一百二十個沒有生下來的胎兒放在一起，燒成灰，放在泰山上出的葫蘆裏，再煉七七四十九天，然後才做成丸子，每天吃三顆，吃七七四十九天，那就能夠返老還童，長生不老啦！

雪燕 那萬歲爺聽了他的話沒有呢？

蓮兒 雪燕，你倒好意思問出來的！一百二十個童男，一百二十個童女，加上一百二十個沒有生出來的胎兒，再加上一百二十個產婦，一共是四百八十條人命，這可不是玩兒的！

瑤卿 那又有什麼呢？自從萬歲爺登基以後，別的不說，爲了建築這兒的行宮，不是把許多老百姓們的祖宗的墳墓都給掘掉了嗎？

素芳 那是以前呵！瑤卿，你怎麼不懂得，就是因爲萬歲爺過去對老百姓太壞了，老百姓那一個不怨恨他，萬歲爺也不是不知道，所以他現在不能不顧忌一下，怕真把民心給激變了！現在前方的軍事很吃緊，要是後方再有什麼變動，那麼大周朝不就要完

了嗎？而且萬歲說現在他反正不會就死，到打敗了清朝，進了北京，再慢慢地來煉好了，說不定到那個時候，已經找到了別種仙丹了呢！

瑤卿 什麼仙丹，仙丹的，我看他就一輩子都找不到，他真要千年不死，萬年不埋，那除非是去改投一個娘胎，去變做一隻老烏龜！

（衆笑。）

（時圓圓入。）

（衆急斂住笑容。）

蓮兒等 夫人！

圓圓 怎麼，你們都在這兒？你們在談什麼呀？談得這麼高興？

雪燕 夫人，我們剛才在談正宮娘娘的那股醋勁子呢！前天晚上，萬歲爺要素芳姊姊跟

萬歲捶半天的腿，娘娘就跟萬歲哭哭啼啼的，鬧了整整半夜都沒完呢！

（衆笑。）

圓圓 你們今天怎麼都上這兒來了？

素芳 萬歲今天要到這兒來賞花，所以就吩咐我們都上這兒來了！

圓圓 真是萬歲爺也是太不關心自己的事情啦，前方的軍事這麼吃緊，他還是今天賞花，明天折柳的，儘是在後面縱情聲色，我也不知道勸過他多少次啦！他非但不聽，還罵我老不死，唉，我看他再要這樣一天一天的荒唐下去，周朝恐怕就會不保，萬歲也恐怕就要弄得天怒人怨，衆叛親離呢！

瑤卿 夫人，前方的仗打得很吃緊嗎？

圓圓 吃緊極啦，這兩天接一連二地都是打敗仗，前天九江已經失陷，水師提督韓大任已經投降了清兵，昨天又聽說西安也失陷了，連守將王輔臣也都帶了兵投降撻子去了！

蓮兒 王輔臣也投降了？王輔臣不是跟萬歲爺是世交嗎？

瑤卿 人總是自私自利的，自己的性命要緊，什麼世交不世交全都顧不得啦！就拿萬歲

爺來說，當初他也何嘗不是把他父親的性命置之不顧，一心一意要去向滿洲借兵的嗎？

素芳 恐怕這就是禍國殃民的報應到了！

圓圓 我還聽說，這兩天湖南方面也是非常危險，撻子們正在拚命的進攻呢！

蓮兒 駙馬爺不是在湖南嗎？我想他既是萬歲的駙馬，他總可以爲萬歲赤胆忠心地拚命的罷？

圓圓 但願能夠如此就好了……可是在前線一帶，我聽說是兵無鬥志，民有怨心……

要真是這樣，那……那……

瑤卿 那周朝恐怕就快完了！

圓圓 是的，萬歲要再這樣荒唐下去，我看，周朝的江山恐怕就要完了！我人老了，人老珠黃不值錢，說說話來，也就不中聽了；你們還年青，還希望你們在萬歲高興的時候，多地勸告勸告萬歲才是！

蓮兒 他會聽我們的話嗎？在他萬歲的眼裏，我們是什麼東西？祇是他的一種玩物罷了！高興起來，拿我們玩兒玩兒，尋尋開心，不高興起來，就把你當作狗貓般的，一脚踢開了！你還想跟他萬歲爺說什麼正經話？

瑤卿 周朝要完了，這是他自討苦吃！跟誰都沒有相干！第一，誰叫他去引狼入室，把大明的江山，就讓他一手輕易地送給了撻子！第二，誰又叫他喪盡天良，在緬甸逼死永歷皇帝，連大明朝最後一滴血統，也都給他斬斷了！第三，既然是口口聲聲爲明朝復仇，誰又叫他利慾薰心，自己妄自做起皇帝來了！既然是口口聲聲吊民伐罪，誰又叫他窮奢極慾，到處去欺壓百姓！第四，既然是興兵抗清，那就早應該從早出兵，誰又叫他天天沉迷酒色，今年不征，明年不討，到清兵早已佈置好了，這才急急忙忙地出兵！現在弄到這樣的士無鬥志，民有怨心，這不是他自討苦吃是什麼？

圓圓 可是，話又說回來啦，卿兒，蓮兒，雪兒，你們現在總都算是吳家的人了，我們總不能夠眼睜睜地望着吳家滅亡呵！

瑤卿 吳家要完了，那我真是求之不得！

圓圓 卿兒，你這話怎麼說？

瑤卿 夫人是一向體諒我們的，所以我敢這樣放肆，還請夫人恕罪！夫人也知道，我們幾個姊妹，都是系出名門，都是給吳三桂用了強權才把我們奪到這兒來的，雖然我們過得很舒服，但是，夫人，您知道，我們是像被關在籠子裏的鳥兒一樣，心裏是多麼的痛苦哪！所以，吳家真是要完了，那我們也就可以飛出去了，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飛了！

蓮兒等（異口同聲地）卿姊的話句句都是我們心裏的話，還請夫人恕罪！

（陳圓圓被說得很感動，但也很難過，嘆息良久。）

圓圓 唉，三爺你一生作的孽真是不淺！（冥想地）想不到，當初我在班子裏碰見的，那

麼一個英俊有為的少年，就變得這麼快！記得二十幾年前，在田國丈的府裏，那是我第二次看見你，我對你是多麼的愛慕呵！當我聽見田國丈要把我送給你的時候，我

的心裏是多麼的高興，多麼的快活呵，我自己慶祝我自己，我陳圓圓雖然被拐賣到了班子裏去，可是我也能夠嫁了這麼一個大明朝的名將，這麼一個漂亮的少年英雄，我是如何地感到心滿意足呵！可是……想不到，三爺……你就變得這麼快……

你非但沒有做一個流芳百世的忠臣，反而做了一個遺臭萬年的奸雄，連我也做了一個被人唾罵的罪人！如今，我更眼看着你日暮途窮，快要得到一個天怒人怨，衆叛親離的下場啦……呵，三爺，三爺……（傷心地哭泣起來）

（時雷電交作）

瑤卿 夫人，您該去歇息歇息吧！

圓圓 不，我還要到商山寺去呢，我聽說那裏的正殿快落成了，我要去看看風水，順便想找一塊好墳地，請萬歲在我死後，就把我葬在那裏，我很歡喜那兒的風景，又美麗，又清靜，我在人世間嚐夠了各種滋味，過膩了這種煩惱的日子，總該讓我在死後清靜清靜才是！

蓮兒 夫人恐怕累了，天又快下雨了，夫人還是請回去吧！

圓圓 不，不，我今天一點兒也不累，我一定要上商山寺去看看！

瑤卿 那麼，讓我陪夫人一塊兒去吧！

圓圓 不，萬歲恐怕就快來了，你們都得等候在這兒，不要又惹他發脾氣，還是讓我一個人去吧！

瑤卿 不，萬歲有二宮六院，金釵十二，粉黛三千，還少了我一個人不成？再說，他要發我的脾氣，把我趕出宮去，那我真是要謝天謝地了！

素芳
蓮兒
雪燕 我們都願意送夫人走一陣，反正萬歲這個時候也不會來呢！

圓圓 那末也好，我們趕快走，也好早去早回！

（陳圓圓與瑤蓮素雪等出。）

（候類，花匠，張，繩，帶了兩副弓箭上，四顧無人，就把弓箭藏在花叢中，開始修剪花木。）

(天色陰暗，暴風雨將臨，偶有閃電。)

(未幾，少女楊娥，呼聲自花叢中發。)

楊娥

張經，張經，張經！

張經

誰？

楊娥

我是楊娥！

張經

李成來了沒有？

楊娥

一同來了！

張經

那麼出來好了，這兒沒有人！夫人她們都走了！

(楊娥帶一短衣者自花叢中出。)

楊娥

我一直等夫人走了才出門的，誰知道李成已經在門口急得不耐煩了，他這傢伙

就犯的急性子的毛病，我們幾個月都等下來了，那有連這麼一刻功夫都等不及的！

李成

不是我等不及，我是怕今天又幹不成啦！這樣一天一天的拖下去，我看，大明朝的

仇一輩子可就別想報啦！

已經，你真是急什麼？你知道越急，越是會出亂子的！一個人做事雖然要胆大，可是也得靠心細才是！

李成 誰又不知道這個？要不然我怎麼會一等就等上七八個月了？

楊娥 七八個月算什麼？要等就是等七八年也得要等呵！

李成 哎喲，那末你還不如說，就等這老賊自己在宮裏生病死了，那不是更好嗎？

楊娥 若是沒有法子下手，自然就得等！

李成 娘兒們真是沒有種，要聽了你們的話，那我李成就什麼事都別做啦，仇也別報啦，還是乾脆回家去陪陪老婆，抱抱小孩子吧！

楊娥 不是這麼說呵！你又不是不知道宮裏門禁森嚴，這老賊又戒備得怎樣的嚴密！他自己做賊心虛，他很清楚老百姓都在恨不得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稱心呢！近來雖然防備得鬆了一點，可是那個有千鈞之力的宮保總是寸步不離的跟着他，我問

你怎麼好下手？

李成（大聲地）那末咱們現在就別幹了，好不好？

張經 說話放輕一點，你們兩人可別抬槓啦，閑話少說，傢伙都帶來了沒有？

李成 帶來啦，你看！

（拿出兩把匕首來，給張。）

張經 好傢伙！

李成 你的呢？

（說吧，張經從花叢中拿出兩副弓箭來。）

張經 早帶來了！李成，你就躲在那兒，我就躲在這兒，我們看楊娥的左手這麼一舉，等她放下了，那麼你就瞄準了宮保射，我就射殺那個老賊，萬一他帶來的人很多，或者是沒有射中，他要逃了，那你就追上去！

李成（興奮地）我……我就給他一刀！

楊娥 噓，輕一點！可是你們別心急，要看一個最好下手的時候再動手，等我的手一舉，放下了，再一齊射，否則就一定會殺了這個，逃了那個，那就誤了大事，說不定我們可就
會白死在他們的手裏！

李成 哎喲，我看你這麼怕死，還是給我回去吧！

張經 又來了，又來了，這是什麼時候，還要這麼糟場光陰！楊娥，我們全要看你的啦！

楊娥 那請你們放心！這老賊祇要看見了年輕的女人，骨頭早就酥了！可是你們看，天快
下雨啦，祇怕他今天不來啦！

張經 要是天不作美，又有什麼辦法？

李成 那可就糟了，還要等等，等，不知又要等到那一年去！

楊娥 我的好小子，放耐心一點，日子還長呢！

李成 他媽的，我不管，老天爺你可要幫幫忙啊！如果大明朝的仇都報不成的話，我就先
一箭射死你！

(張楊笑。)

楊娥 真是個傻孩子!

(時遠遠的有人聲。)

張經 聽,有人來了!

李成 這怕是老賊來了!你們趕快躲起來!

(張李二人急躲花叢中。)

(楊娥立橋上,假哭了起來。)

(天愈陰暗,閃電間以雷聲。)

(時吳三桂和宮保邊談邊入。)

三桂 照剛才夏丞相的意思,好像是在說前方的軍事不利完全是孤皇的過錯,完全是因為我出發得太晚了!還有,後來幾句話,明明是在說我太沉迷酒色,以致貽誤了大計,這這這簡直不是一個臣子對君皇說的話!人真是賤骨頭,我這幾年來很看重了

他，可就把他寵壞了，越來越胆大妄爲起來了！我三十多年來，百戰沙場，南征北討，如今定了天下，做了開國的太祖，再不享享福，難道倒讓你夏國相來享福不成？

宮保 陛下說得對，陛下辛苦了一生，如今打下了江山，平定了天下，做了大周朝的太祖，也就應該享享清福了！

（吳三桂忽聽得楊娥哭。）

三桂 是誰在那裏哭？

（楊娥聞吳三桂喚，急趨前跪下。）

楊娥 吾皇萬歲！

三桂 噢，是你！恕你無罪！

楊娥 萬歲，萬萬歲！

三桂 爲什麼一個人在這兒哭？

楊娥 萬歲在上，賤婢不敢直說！

三桂 你儘管直說好了，我已經恕你無罪！

楊娥 剛才有個陌生的太監，欺侮了賤婢，而且還褻瀆了萬歲！

三桂 什麼？欺侮了你，還敢褻瀆了我？你倒跟我詳細地說來！

楊娥 剛才賤婢一人在此閒逛，那個陌生的太監就來調戲賤婢，說是要把賤婢娶回家去，賤婢當時就嚴詞斥責他，並且告訴他賤婢是蒙受聖上的恩寵，留在宮院，侍候皇娘的，你這樣欺侮賤婢，就是欺侮聖上；誰知道他非但不聽，反而說賤婢是在做夢，他說萬歲有三宮六院，嬪妃三千，再寵也寵幸不到你呵，別在這兒守活寡吧，還是跟着我，倒可以享福不淺呢！他說完就來動手動腳，拉拉扯扯的，賤婢因為他太侮慢聖上，所以就打了他一記耳光……

三桂 打得好，打得好，後來呢？

楊娥 後來，他就罵賤婢不受抬舉，而且還打還了賤婢兩下……（哭）

三桂 這簡直是無法無天啦！難道你就放過他了嗎？

楊娥 賤婢看他蠻不講理，就跟他說要去稟告萬歲，誰知道他聽了不但怕，還說恐怕

你連萬歲的影子都一輩子看不到呢……（哭）

三桂 這太胆大了，他叫什麼名字？

楊娥 稟萬歲，賤婢不知道。

三桂 那我一定要把他查明白了，重重地辦他！宮保，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

宮保 是，萬歲！

楊娥 謝萬歲，萬萬歲！

三桂 你是那兒的？我怎麼沒有看見過你？

楊娥 啓稟萬歲，賤婢是在陳夫人那兒侍候夫人的！

三桂 喔，這就難怪了，這老太婆那裏已經好久沒有去了，今天要不在這兒看見你，真是

要把你這麼一個漂亮的小姑娘埋沒了一輩子呢！你怎麼今天一個人跑到這兒來了？

楊娥 稟萬歲，夫人上商山寺去了，她老人家不要賤婢陪去，所以賤婢一個人就跑到這

兒來玩兒了！

三桂 你今年有多大了？

楊娥 （有意做着媚態） 稟萬歲，賤婢今年二九一十八歲。

三桂 好個二九年華的小姑娘！（對宮）宮保，這小姑娘倒確實不錯呢！尤其是那一雙

水汪汪的眼睛，簡直就把孤皇的魂靈抓去了！（對楊）你會跳舞嗎？

楊娥 稟萬歲，賤婢會一點兒。

三桂 會唱歌嗎？

楊娥 稟萬歲，賤婢也會一點兒。

三桂 那很好，那很好，你先來唱一個歌兒給我聽聽。

楊娥 謝萬歲（唱）

望臨安

宮闕斷雲遮，

痛回頭，

江山如畫！

烽烟騰北漠，

蹂躪遍中華，

誰可憐嚕，

誰可憐嚕，

在這裏遭磨滅呀！

三桂 好得很，好得很！來來，再跳個舞給孤皇看看！

楊娥 謝萬歲！

（楊娥跳舞，雷電交作，跳至半途，左手一舉，季成已射箭，宮保中箭，吳三桂亟伏地，大呼救命，張經

一箭落空。

（楊娥拔出匕首來刺殺宮保，李成、張經從花叢中躍出，擬舉匕首殺吳，吳之護衛已至，李急以匕首擲吳，未中，遂被捕，楊娥亦被捕，張經乘機逃，數侍衛追，張經遂亦被捕。）

（左右急扶吳起，李見吳無傷。）

李成 他媽的，都是張經這小子射得太慢！

楊娥 誰說的，都是你射得太快，我的手還沒有放下呢！

三桂 呵，原來你也在裏面，你們是一夥的！

楊娥（激昂地）我爲什麼不在裏邊？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的姊姊，我的全家都給滿州撻子害死了，當我六七歲的時候，叔叔就常常教訓我，你將來大了要有志氣，這國仇家仇是一定要報的！

三桂（窘）那那那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而且那是撻子兵幹的呵，與孤皇有什麼關係！

楊娥：與你有什麼關係？難道你吳三桂就忘了，是你引了清兵進來，送掉了大明的江山？難道你吳三桂就忘了，是你引了清兵進來，糟塌了千千萬萬中國的老百姓？幾十年前的舊賬，祇要我還活着，你沒有死，總得要償回的就是你死了，你還有你吳家的子孫！

三桂：那是過去的事了！何況孤皇不是現在正在跟撻子打仗嗎？

楊娥：大明的江山，大明數千萬百姓的性命，難道是可以給你隨便開玩笑的？你可以隨便便反復無常，可是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的姊妹，是不能夠再活着回來了！大明的江山，大明幾千幾萬老百姓的性命，是不能夠白白地給你送掉就算了！你現在爲了撻子們用不着你啦，要想把你一脚踢開去了，你才不得不反！爲了你還想在臨死的時候，嚐嚐做皇帝的滋味，你才不得不反！

張經：楊娥，跟他噲哩噲噠的說什麼！現在他的狗命不該絕，我們却落到了他的手裏，要斬要割，隨他去好了，我張經雖然是個花匠，可是爲國犧牲，是決不屈服的！

三桂 孤皇倒偏要問問，你們又爲什麼一定要來行刺孤皇？

李成 什麼孤皇孤皇的，放你媽的屁！你吳三桂是個什麼東西？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賣國的奸賊！人人都可以殺死你的！我李成雖然是個木匠出身，但是我也懂得精忠報國的道理，我要爲大明朝報仇，殺掉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

三桂 把他們拉出去，交給京師提督，重重地審問他們的口供，好捉拿他們的同黨，可是吩咐所有的人，不許把這個消息洩露出去！

楊娥（大聲地怒喊）你吳三桂聽着，我們雖然是死了，可是精忠報國的人是死不完的！你還得當心你這條狗命！

三桂 快給我拉出去，快給我拉出去！

（左右拉李楊張出）

三桂（不由地念出）精忠報國的人怎麼老是死不完的？（心慌了，對左右）趕快傳令京師提督搜索全城，把所有形跡可疑的人統統抓下來！快去把陳夫人也給我抓來！

(左右應聲出)

三桂 宮保，宮保，可憐孤皇死了這麼一個得力的保駕的，你們要把他好好地安葬掉！

(左右昇宮保屍出)

(時圓圖，遠見，瑤卿，素芳上，見吳，跪)

圓圖等 參見萬歲！

三桂 (對圓圖) 你來得正好，孤皇正派人在找你呢！

圓圖 萬歲有何吩咐？

三桂 你幹得好事！

圓圖 稟萬歲，賤妾平日杜門深居，修身養心，疏於叩候，還請萬歲恕罪！

三桂 你還裝什麼正經！想不到我養虎傷身！圓圖，幾十年來孤皇並沒有待虧你，你爲什

麼要恩將仇報起來了？

圓圖 啓稟萬歲，賤妾蒙萬歲恩寵，幾十年如一日，賤妾感銘肺腑，無時或忘，賤妾敢誓天

日，決不敢冒瀆萬歲！

三桂 你還要假撇清！你屋裏有個叫楊娥的嗎？

圓圓 稟萬歲，那是有的！

三桂 你特地養了她，好乘孤皇不備，來害孤皇，是不是？

圓圓 啓稟萬歲，楊娥自清兵占據中原以後，雙親被清兵所殺，一個人無依無靠，飄流到昆明來，後來給大靜庵當家的留下來了，有一次賤妾往大靜庵進香，當家的跟賤妾說了，賤妾看她年紀很小，人又聰敏，非常可憐，所以賤妾就把她收留了下來，在賤妾這兒半年，一向是循規蹈矩，安份守己，不過小女兒年輕識淺，有什麼冒犯萬歲的地方，還請恕她死罪！

三桂 有什麼冒犯的地方？說得好輕呵！孤皇的這條老命，差一點就送在她的手裏！

圓圓 稟萬歲，真有這等事嗎？

三桂 有這等事？我看你別裝聾作啞吧！她串同了兩個男的，想乘孤皇的不備，行刺孤皇，

看她們已經是蓄意已久的了，就算你不是同謀，你那有不知的道理？

圓圓 稟萬歲，賤妾實在不知。

三桂 圓圓，你自己問問自己，一個班子裏出來的妓女，後來又失身給了闖賊，孤皇看你可憐，什麼都寬恕了你，還讓別人都恭敬你，就是有個姓吳的做詩罵我說我爲了你，這麼一個女人傾國傾家，可是我都忍受下來了，圓圓，你跟我自己想想看，這幾年來，孤皇有什麼地方待錯了？你你倒反而要養了這麼一個女人，來害孤皇的性命！

圓圓 （傷心得哭泣了）賤妾實在不知情，還請萬歲恕罪！

三桂 恕罪？圓圓，你是讀過四書五經的，你難道不知道同謀弑君是該當何罪！

（圓圓哭泣，雷電交作。）

（瑤卿看不過去，跪下給圓圓說情。）

瑤卿 啓稟萬歲，賤妾願以性命担保，夫人決不知情！

（蓮兒等亦跪下，雷電交作。）

蓮兒
素芳

啓稟萬歲，賤妾等亦願拿性命担保，夫人決不知情！

三桂 你們來幫這個老太婆幹什麼？你們要知道，你們跟罪人來說情，你們也是罪該萬死的！

瑤卿 啓稟萬歲，賤妾願與夫人共生死！

蓮兒 啓稟萬歲，賤妾等也願與夫人共生死！

素芳 三桂 什麼？簡直是反了，你們女人就都是一夥的？

（雷電交作，圓圓抽噎着，淒惶地站立起來。）

圓圓（對蓮兒等） 你們可別這樣，我早就覺得活着沒有意思，不如死了的乾淨，什麼都看不見了，什麼都聽不見了！可是，（走近三桂）萬歲萬歲，古今以來，凡是禍國殃民的人，是決不會有好下場的！我眼看着您快要落到一個天怒人怨，衆叛親離的結局萬歲！……您真是死到臨頭，也不知後悔嗎？萬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希望您好好地從頭做起吧！還請萬歲恕罪，賤妾今生今世，不能再侍候萬歲了！

(圓圓忍住了哭泣，在大雷雨中，掩面奔出。)

(時蓮兒、素芳等亦起立。)

瑤卿 哎喲，夫人，夫人！

蓮兒 哎喲，夫人，夫人！
素芳

(蓮兒等四人亦急隨圓圓奔出。)

(台上祇剩了吳三桂一個人，呆呆地站起，目送着圓圓等奔出。迫剛返身，鑼聲起處，一騎將驚慌入。)

騎將 啓稟萬歲，長沙失陷，軍心渙散，駙馬胡國柱投降滿清，湖南各郡也都一齊投降去了！現在清兵已經長驅直入，逼近昆明……

(吳三桂大驚，急呆。)

三桂 什麼連……連……連駙馬胡……胡國柱也……也都投……投降了……

……清朝哎喲……大勢……(暈厥過去，騎將急扶起。)

騎將：萬歲，萬歲，萬歲……

三桂（猛然醒來）：你……你給我出去！

（騎將無可奈何地下。）

（吳三桂記起了陳圓圓的話，不禁感動得老淚縱橫。）

（雷電大作，吳三桂忽然檢起楊娥等遺落在地上的匕首。）

三桂（仰望蒼天）：天怒……人……怨……衆叛親離……圓圓……

（吳三桂呆呆地呼出最後一個字：「圓圓！」提起匕首來自刎，刀落，鮮血直噴，吳三桂掙扎了一下，終於倒地，一代奸雄，就這樣結束了他自己的生命。）

——幕下——

後 記

想試寫一個歷史劇的宏願已經是發了很久的了，但是每一想到自己的才力淺薄，幾張塗滿了字的原稿紙，就即刻被擱置在抽屜裏了。

困居在孤島上，陰鬱而煩悶，推開窗來，望着西南蔚藍的雲天，冥想到在遼遠的自由祖國土地上，在艱苦卓絕地努力戰鬥着的友伴們，我是如何感到不安和羞愧呵！但是當我看到魏如晦先生的「明末遺恨」在舞台上獲得燦爛的成就，在觀衆中激起廣大的共鳴以後，我才開始覺悟到，本着自己的崗位，即使是此時此地，祇要努力的工作下去，也未始不可以稍稍告慰於自己的良心。於是，我終於決定大胆的寫作下去了。

明末，這是多麼動亂，多麼豐藏着可歌可泣的戲劇性故事的年代，哪！葛嫩娘，費貞娥，董小苑……從這一連串的弱女子推想起，在我脆弱的記憶裏，却驀地浮起了陳圓圓的

影子來。她不就是「衝冠一怒爲紅顏」裏的「紅顏」，「不哭山河哭愛姬」裏的「愛姬」嗎？不也正就是二百九十餘年來蒙受着傾國罪名的玉峰名妓嗎？雖然翻閱許多傳記稗史，對於陳圓圓多的是貶語，有的甚至把她寫作褒姒之流，但我主觀地堅信着，在古代騷人墨客們的筆底下，有意或無意地，把女人是禍水，和兒女情長來爲一個世受明恩，出賣祖國，投降敵人的卑鄙無恥的國賊吳三桂，輕輕的超脫了。

就手邊的山海關滄桑、崇禎慘史和數家陳圓圓傳的一些貧瘠的材料裏，多謝歷史家們沒有抹煞良心，他們寫出了吳三桂是怎樣甘心蓬髮蓄辮，投降滿清，怎樣苦苦追逼，把李闖逼得山窮水盡，又怎樣殘忍慘酷，親手殺死了明朝最後的一滴血統——永曆帝。在無意中却證實了我主觀的結論。吳三桂是確實不完全爲陳圓圓而才背叛祖國，投降敵人的，倒正相反，告訴了我們，吳三桂主要是因爲他的政治野心而才這樣甘心叛國變節的。自然這未免太放肆了一點，但是我要主觀的堅定地這樣說，從吳三桂個人的個性，人格，和以後的所作所爲，從陳圓圓當初的遭遇以及最後的下場，我們審慎地，科學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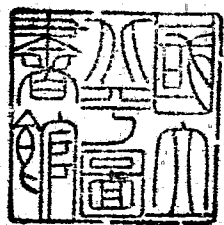
來剖析一下也許我的結論不完全是狂妄的。

自然，在開始寫作時也的確想到要老老實實忠於歷史，但是當我看到有幾本書把滿州抬頭，把多爾袞等稱爲聖主或是太祖，把李闖呼作逆賊時，原來這些寫史的人已經有了主觀，那末，爲了此時此地的演出，爲了使觀衆更清楚地明瞭吳三桂投降政策的必定會得到天怒人怨，衆叛親離，「多行不義者必自斃」的下場，我即使狂妄的改動了一些歷史的記載，也許能多少蒙受些寬宥吧！

但是，個人的能力薄弱，學識又極淺陋，我誠摯地期待高明的指正和批評。在此，並向上海劇藝社同人，魏如晦，于伶，許幸之，吳天，葉蒂，于由諸先生，和許多友人，熱烈致謝，由於他們誠意的幫助，讓我這個非常拙劣的東西，終被搬上了舞台。

蔣旂

一九四〇，二十五，上海。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出版

每冊實價八角

著者 蔣 旂

出版者 國民書店

發行者 國民書店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上海九江路三〇號內四〇五號

